欽定四庫全書

西巖集卷十一

元 張之翰 撰

詞

萬年春

一夜東風滿城和氣先吹徹問來春也幾點梅花雪心事蹉跎羞對東君說長為客去年時節走馬銅臺陌

前調 立春日宮

前對雪

斷送餘寒舜韶聲裏東風度九重金戶催進宜春句

道似春來又侯春將去朝天處柳花無數飛滿宮前路

南鄉子　元夜嘉陵江觀放燈後作

燈夕在江陰綠酒紅螺不厭深醉眼清江江上看更沉放盡春風萬炬金　流到碧波心小竹連舟儘自禁此夜此情誰會得如今都付青崖馬上吟

前調　十六夜待燈不見作

簾幙捲春陰坐守江燈正夜深兩岸人家樓閣暗消沉咲道良宵直萬金　負煞隔年心多病情懷難更禁腸斷一江春水碧從今着甚垂鞭帝月吟

前調　謝王秋巖元帥重陽送餻果

霜冷鴈來天甓社重陽又一年多病文園扶未起攣拳節物関心正自憐　照眼菊花鮮盤果旗餻簇滿前知是秋巖人送似欣然便帶新詞到枕邊

前調　和秋巖重陽

紅樹掛斜陽秋滿淮南甓社鄉古往今來多少恨縈腸寫作詩詞四五行　酒熟勝鵝黃直待西風醉一場說

與多情離畔菊留芳青女能慳幾夜霜

江城子 瓶梅

隔簾風動玉娉婷見來魯眼偏明手揀芳枝自插古銅瓶六載烏臺飢欲倒猶為汝未忘情　幽姿芳意正盈盈可憐生欲卿卿更取青松為友竹為朋今夜黃昏新月底還却怕太孤清

前調 游孫園

丹青畫出小亭臺巧安排絶塵埃二十年間成此亦奇哉借問主人凡幾醉醒直到老不詹來　來鴈去燕莫相猜水平階逕生苔倚遍欄干堪愛也堪哀掬外春風都不管依舊遣百花開

前調 寄盧副使處道

去年雪裏送君時馬遲遲思依依及至金陵還却值君歸獨抱此情誰與語空三復草堂詩　年來雙鬢欲成絲惜暌離喜追隨四海而今渾有幾相知上到廬山高絶處魯為我一支頤

前調　博文歸意有未盡又以江城子為贈兼簡吳中諸士夫

閑中自合故人疎五湖居二年餘鄭重君家遠寄數封書昨日相逢還憶不只記得禧清癯　留君無計住須史使歸吳重躊躇曾掛風帆三度過姑蘇為問臺前雙白鷺烟景似向來無

前調　和韻姜中丞寄趙侍御明叔

黃金臺下識行驂著朝衫宦情甘不料維揚留住老曹參舊說長江千里外今只在小樓南　金焦倒影碧潭潭送飛嵐要奇探看取樽前醉祇旋分柑一曲高歌春未老官裏事且休談

前調

道路急急莫留驂倣塵衫困如酣二載齊州剛喚作鬢參長記秋風吹別酒君向北我來南　前歲與明叔別於長清門外

來時霜未落寒潭正山嵐便平探嘗遍閑中新茹不論柑留著歸囊三百首都直待見君談

菩薩蠻　暮春即事

梁間雙燕呢喃語想曾知得春歸處問着不應人芹泥
香正匀　翠陰庭院悄手摘青梅小天氣恰清和越衫
猶薄羅

謁金門　十六夜月

夜來三五月初圓歌吹競喧闐二八嬋娟更好便無人
對樽前　可憐浮世只爭一夕如許心偏玉色何嘗喜
慍年年歲歲依然

臨江仙

須信人生皆有命只途造物由他年光時事苦相磨一
從居冗劇兩度見新呀　杜着黃塵三萬丈等閑換却
滄波別來誰與瞻漁蓑不知同釣者時復謂余何

太常引　寄鄉中諸友

一書除得海邊頭悵無地著羈愁何處望吾州謾斜日
高城倚樓　東湖湖上錦雲十里政好藕花秋日日醉
扁舟也曾念山東舊遊

木蘭花慢　聽姜惠甫摘阮

羨黃葢公子能辦此淡中清看壁月當胷松風應手一洗秦箏都來四條絃上有幾家樂府幾般聲秋水孤鳴老鴈春風百轉嬌鶯嫩涼窓戶酒初醒特地為渠聽寫江南江北無窮意思字字分明悠揚悽山煙底把滿懷幽恨一時平長記曲終時候錢塘暮雨潮生

前調同濟南府學諸公泛大明湖

喚扁舟載酒直轉過水門東正十里平湖煙光淡淡雨氣濛濛迴頭二三名老望衣冠如在畫圖中但得城頭晚翠何須席上春紅清樽旋折白泥封呼作白頭翁要與汝忘情高歌一曲痛飲千鍾夕陽醉歸扶路儘從渠拍手笑兒童官事無窮未了人生適意難逢

前調

自中年以去覺歲月疾如流漸鬢影蕭蕭人情草草世事悠悠言歸幾魯歸向直沽又度一年秋未要青雲着脚且簪黃菊盈頭　五湖煙月一扁舟髣髴鳳麟洲但乘興而吟吟而須醉醉則纔休余生本來疎嬾更忘機

鷗鳥苦相留不是舊游情厚夢魂不到南州

前調送趙治中

見平蠻詩卷都道是膽包軀聽細話平生辭雖慷慨氣却舒徐春風忽然吹興正瓊花時節別江都恨煞樓頭雙鶴不能留住須臾想拄杖尋梅敲門看竹多在西河行裝不須多辦把錦囊勿付小奚奴怕過孤山山下一杯先酹林逋

踏莎行和張夢符

踏月才歸戴星還起客懷苦似當途李舊時曾釣細鱗魚新醅旋撥浮香蟻此興茫然于今已矣朝朝暮暮奔忙裡淮春樓下有吾舟掛帆又過飛花水

蝶戀花

往歲相從今已許今歲逢君愈見真誠處除却文情無別語奴奴忍上歸舟去醉裏猶歌長短句醒後軒窻歷歷餘音度消書爐熏三兩炷片帆風送寒江暮

唐多令和劉改之

何處是滄洲寒波不盡流恰登舟便過城樓一片錦雲
三萬頃常記得藕花秋　漁父雪蒙頭此情知道不說
生來不識閑愁青笠綠蓑烟雨裏吾與汝可同游

前調懷高汝

往事水東流梱根春夢休被長淮隔斷中州三十六湖
湖上住却又過一年秋　佳處摠堪遊同盟只數鷗把
功名且付扁舟天上故人知已者休笑我太遲留

前調

靜有讀書緣貧無使鬼錢儘虛齋畫日蕭然鯨海波濤
三萬丈元不到此山前　夢蝶正翩翩香匜飄篆煙更
何心敢怨青天若論閑居多少興風與月浩無邊

前調

不是强辭榮風波實可驚箕平生耐久交情走遍天涯
依舊好都不似一燈青　世路自歌傾湖天方晦明也
休將文字爭鳴一曲漁歌無別調煙雨外兩三聲

怨思入清笳斜陽鳴亂鴉正開樽細酌流霞北里南莊今歲熟全不覺米難賒　筆硯淡生涯胷中氣自華看凋零野草閑花事不相關収脚坐吾便是貴人家

前調

冠上滿塵埃未彈君莫猜有諸公暮省朝臺醉後狂歌歌後醉能辨此竭吾才　可以慰幽懷此時何有哉道寒梅又欲新開碧玉枝頭今幾蕾須一一寄書來

感皇恩 庚寅立春

日日苦思春春來何處積雪層氷正無路春風吹面萬里故人相遇隔年離別恨從頭訴　鬢髮清霜形容槁樹漸覺人生不如故唯春最好底用一年一度有心當不放春歸去

前調 立春日次趙疎堂大中韻

何處鳥飛來一聲清曉報我東君已來了青陽歌罷又是一番春早冷官庭戶裏纔知道　千里歸心六年愁抱不覺朱顏鏡中老故園茅屋依舊白雲深繞有誰曾

占却西巖好

婆羅門引 賦趙相宅紅梨花

冰姿玉骨東風着意換天真軟紅妝束全新好在調脂
纖手滿臉試輕勻為洗妝來晚便帶微嗔 香肌麝
熏直羞煞海棠春不殢數叚芳酒誰慰黃昏祇愁睡醒
悄不見惜花賢王人枝上雨都是啼痕

前調 病中對菊

當軒有菊幾年不共結清歡偶然乘興南還却念都城
手種誰與護霜寒正閑餘秋晚曾未開殘 宜游最
難算長在別離間不是未逢蓓蕾早已闌珊今年處恰
花近重陽慰病顏微雨後一笑相看

前調

自公去後曲欄荒逕老孤芳公來花亦生光一陣朝來
細雨開作十分黃甚厭厭抱疾却悞重陽 曾吟短章
也曾見醉銜觴但得倏然相慰歌枕何妨燕山已遠且
莫問園亭此際霜人意足處處花香

前調 辛卯中秋望月

宦游南北月明何處不相隨十年九賦新詞今夜清光如許無以侑金卮想叨居此職著甚推辭　臨風再思是有句欲來時除却廣寒人見塵世誰知天香一陣恰飄動婆娑桂樹枝秋影裏醉寫烏絲

滿江紅 送劉叔謙御史

滿酌離盃留不住繡衣行客還正是登車攬轡慨然時節白簡纔辭烏府去紅塵旋被青山隔看弓刀千騎擁秋風塗陽陌　自不負心如鐵著甚語堪爲別道太柔則廢太剛則折任外豈非經濟手得中便是澄清策待功成隨詔早歸來從頭說

前調 益都時習閣睡起

六月青州何處是此身堪著都不似素王宮裏倚雲高閣萬里風來無隔處睡餘常覺衣裳簿把暑天如水畫如年消磨却　心地上何軒豁眼界外猶寥廓被野煙高鳥勸余清酌一片青山知客意泠光堆滿欄杆角恨

偃然不肯入城來難相約

前調 登汪師晨江樓

山靨長江流不盡滔滔深碧形勝地以江爲塹以山爲壁兵府舊分城上下人家新住洲南北說當年天馬入川時皆傳檄 市不易居如昔龍已去攀何及問人人能道聖朝恩德簉爾南州成底事宛然上將勞吾敵看紅塵一騎捷書來來春必

前調

眼底交游十載被江湖相隔嘗記得道菴人靜縱談朝夕紙上雲烟隨散落毫端風雨何休息甚這回相見便蒼顏都非昔 中年別真堪惜生辰會誰曾必肴西風搖動可人詞筆天上桂華香近也此盃再要和君吸恨抗塵走俗太忙生無閑日

前調 寄張藍山

古木寒籐高岸底蕭然舟宿一夜雨朔風吹浪浪高於屋夢覺蓬牕悤無共語此時正自憐幽獨道藍山老子送

詩來挑燈讀　辭與理俱能足從別後情尤篤想鬢毛如鶴目睛如鶻四海知公知已少有心日日相追逐恨濯纓亭遠水縈紆山重複

念奴嬌　九日同府學諸君飲王氏園

二年重九算都向江北江南虛度鴻鴈來時秋最好底用千愁萬緒九朶青山幾尖白塔何限登臨處今朝乘興也和詩客凝竚　正是雨洗芙蓉風翻墜菊霜染江楓樹一片天開圖畫裏留著天然佳句收拾方來安排未定試問雲間路三盃纔盡筆頭疑有神助

欽定四庫全書

西巖集卷十二

詞

元　張之翰　撰

酹江月

人間良夜是年年八月中秋時節萬古青天當此際正要十分澄徹何處浮雲微茫黯淡便把清光隔凭欄三嘆恨無長笛吹裂　坐看蠟燭爭輝青燈吐焰負煞尊前客待到譙樓初鼓後不覺衣裳涼徹試草新詞憑風

吹去教向嫦娥說須臾知道廣寒推出明月

前調　賦濟南風景
和東坡韻

南山壯濟箕難盡十二金齊風物平地華峯天一柱鵲倚巖巖青壁金線橫波真珠出水趵突噴寒雪無窮瀟洒品題宜有才傑　遥憶工部來時謫仙遊處興自雲間發翠琰高名千古在不逐兵塵磨滅細嚼遺篇高歌雅句風動蕭蕭髮英靈何許畫船獨醉涼月

水龍吟　張大經寓第牡丹

舊時來往燕都為花常向花前醉十年一夢鬢絲如許尚餘情味曾見君家後園深處滿栽姚魏恨忽忽過尋芳時候又早是春歸際　只想十分憔悴說兩株吐花猶未曲欄干凭朝酣不語為誰凝思擬和金牋清平妙曲與渠相慰怕今宵便有無情風雨作遮藏計

前調　留別

別來幾度秋風數千里外還重遇虛齋畫掩厭厭多病賴君肯護鵝鴨比鄰魚鰕市井擬留余住被催人天上

除書一紙又催過江南去　一夜扁舟風雨問誰知此
時情緒明朝回首荒城古塔離亭高樹點檢囊中錦牋
半是秋巖佳句待從今且把新詞閣起共何人賦

前調　因用前韻奉餞且為伯庸凱還日把杯一笑也　伯庸近以樂府贺余新居未及裁答伯庸復有遼陽省椽之行相愛之情不能無語

去年鞍馬東來為余嘗說遼陽好而今風物戰塵低暗
陣雲高繞幕府掄材縱橫健筆似君元少看燈前草就
捷書一紙飛奏入龍樓曉　遥望蓬萊曉靄問何如日
邊瓊島鴈來時候霜風凄緊應思歸早萬里西州雙親
雖健衆雛猶小怕區區但了平生心事約山間老

前調　送程達之還宣城　達之萬戶

我從年少知君胷中氣興秋天杳天戈南下幾番屯戍
求田問舍便辭得功名了　兵府水園山繞儘雄深不
妨吟嘯秋高時候羽書催急渡江須早號令重明角聲
幾番征討筆硯從戎詩書為將世間元少想何如靜處
風冷劒華霜曉要從今做取十分事業恰歸來好

前調　寄郭安道御史

一杯未盡分携忽忽争似休相遇方余病起不禁同醉只須將護萬里淮天數行征雁雨晴風住趁瓜洲古渡東來潮水便高卧孤帆去　卧聽江聲如雨漸消磨滿懷愁緒丹青畫出金山烟塔焦山霜樹如此江山發揮正要雄章奇句仗何人喚取青驄御史看揮毫賦

前調　秋巖既別是日晚又訪余龍城外復以前韻寄謝

中年怕見離筵惡懷易感歡難遇愁城百丈舊時全仰酒兵遮護不飲而今如何禁得欲行還住與元戎兄別弓刀小隊能為我年來去　一陣黄昏細雨正心頭萬緑千緒幾家燈火烟迷湖水風號堤樹咫尺重闉故人千里可能無句聽樵樓更鼓寒聲歷歷倚篷窓賦

沁園春　寄劉光商都事

有手拏雲有背摩空相期昔年記南方初下送君硬語東曹未滿寄我奇篇二十年間數千里外底事曾無人所憐青青鬢但一迴相見一度蒼然　此心寧逐時遷

且同醉金波藥玉船要詩之悟處深如學佛詞之妙處
絶似談仙匹馬江都片帆龍社又別西風落照邊況吟
久寫離情不盡雁字聯翩

前調　送劉牧之同知歸江南

昨日送春今日送君難禁別離正桃花水滿遠歸江浙
楝花風起輕出京師早把功名置之身外世上何愁可
皺眉從今去但求田問舍此意誰知

前調　當年交友全稀
試屈指諸君更有誰說鄭髮毋磊落猶居判府許翁清健
已謝簽司回首南關悵然共開恨忽忽行色無多款曲
語甚孤懷索莫不寄新詩

前調　送趙彦伯御史

君按西秦我走東秦一樽共開恨忽忽行色無多款曲
區區別語未易安排百二關河三千道路前歲如今曾
往迺但休問過潼關北去都是詩材　公餘應見青崖
怕念我茲游無好懷也知巧宦常居要地其如公論不
用非材北渚光中華峰影裏放得婆娑亦快哉三年裏

儘平分烟景抖擻塵埃

前調　至元戊子冬國子司業李君兩山以春官小宗伯奉命使交趾故作此以壯其行

國子先生博帶峩冠胡為此行正鑾烟瘴霧遠趨象郡祥雲瑞靄近別龍庭率土之濱際天所覆何處而今不太平安南者彼地方多少敢抗吾衡　一封天詔丁寧要老子胷中百萬兵看健如馬援精神矍鑠辨如陸賈談舌縱橫奉職稱藩功成事定更放文星分外明歸來儘不妨詩筆顛倒南溟

前調　不肖掾內臺時西溪、王公為侍御史遊誨韓兄為監察御史怒齋霍兄為前臺掾其後柳溪耶律公提刑河北順軒李兄都司臺幕皆平昔所敬慕者至元甲申春不肖以南臺棗行求去退居高沙又二年冬十月迫以北歸由維陽至金陵別行臺諸公適西溪柳溪拜中丞遵誨二十有五日會飲順軒怒齋授治書越助清與西溪草書風雨會飲之句柳溪復出燕脂井欄之製遵誨怒齋道古今之事順軒歌樂府之章某雖不才亦嘗浮鍾舉白鼓譟其傍一談一笑不覺竟醉竊嘗謂人生同僚為難同僚相知為難相知久敬為尤難今散會苦　可謂一臺盛事因作沁園春歌之

四海交親別離儘多會合最難見西溪老子情懷樂易

柳溪公子風度高閑鐵石心腸風霜面目更着中朝霍
與韓知音者有願軒侍御收拾清歡　不才自顧何顏
也置在諸公酬酢間似蓑蔽依倚瓊林玉樹蕭蒿隱映
春思秋蘭南北鳥臺當時年火雙鬢而今半欲斑明朝
去向德星多處遥望鍾山

前調　謝王巨川侍郎以
澹游所書扇見惠

四海黄花文采風流于今尚存直澹翁詩句大羹元酒
名家書法流水行雲泗上青山楓林丹葉書破晴空月
一輪余嘗見把君髯摇動特地精神　謝君雅意殷勤
便付與同僚更可人愛紫筠直節柄纔到手輕羅縞面
影不離身縱使當年石城風起不怕庾公千丈塵難忘
處正午天如火凉滿衣巾

前調　送鶴寄可與郎中

鶴汝前来與余相從近乎一年每座隅舉目肴揮大字
窻前側耳聽誦佳篇月白風清天高露下不肯飛騰亦
可憐鶺群棄見雪衣丹頂空自昂然　星郎明日南遷

待送上秋風千里船莫因其所好乘軒受祿啟其所欲
學道昇仙渠是而今經綸大手早取徵書下日邊長鳴
罷似知余雅意兩翅翩翩

前調　鶴答和寄可與郎中

昔自九皐慕翁而來何期歲年記初為翁客獻千百壽
後為翁友得兩三篇夜夜飛鳴朝朝起舞不是賞音誰
見憐追隨久儘人多怨者我獨欣然　翁今猶未高邁
便離却交游載月船想西巖夢我大網坡老繡江畬我
小樣逋仙二老風流他時相約須到西湖炯水邊孤山
路看雲間來迸秋影翩翩

前調　用送鶴樂府韻寄可與亦嘗和之

自別君來日如三秋夜如一年想小金山下笙歌促席
橫江樓上樂府連篇是故相驅歡情未已遽爾歸來秖
自憐空回首望南州城郭烟水茫然　思君便欲移遷
更共泛西湖湖上船但杯中有酒何分賢聖心頭無事
便是神仙鶴去多時甚無一語迴到高汝烟雨邊吾知

矣正挑燈和韻筆勢翩翩

前調 遊孤山寺 寄姜中丞

若論西湖頴川汝陰俱難似之正湧金門外天開畫圖錢塘岸側城展玻瓈曾借扁舟晚涼一棹先向孤山近處嬉回頭望是吳山樓閣烟靄參差　淡粧濃抹相宜道不獨晴奇雨亦奇訪歐公遺像仍存古井通仙舊隱猶有荒祠泉若通靈梅如解語應也怪公題詠遲從今後怕公餘無事準備新詩

摸魚子 辛卯清明日嘗以金縷曲侑觴今年獨無可予因作摸魚子一闋以寄意意

問誰知此時情緒忽忽寒食相遇東風可是無閑暇開盡白紅千樹春幾許還又怕轉頭風雨留難住浮生浪苦且携酒重尋去年花下歌我舊金縷　樽前友惟有窓户堪詩處被幾葉風帆催上江南路無人自語想五青山如故至今面目無奼冷光晴色三千丈斜照夕陽載居京一朝得郡却甚也能去

金縷曲 送可與即用其韻

樂府寧無路彼區區斜門枉逕少人知處從得君詞驚且訝醉裏坡仙曾遇是夢裏稼翁教汝玉尺金刀俱在手把天機雲錦裁成句纔落紙便傳去　筆頭不用空豪怒也何須黎花編月海棠紅雨一曲離歌悲壯處不覺人間三鼓有幽聲潛蛟起舞休道此情天不管怕餘音嫋嫋無人許風送入渡江櫓

前調　送芳山倪道人並寄山中諸道友

迴首芳山路湫滔滔長江南畔碧山無數曾被天風吹醉夢直到華陽深處也親見鸞驂鶴馭覺後分明空記省悵丹坡蹤跡今何許還又被世緣誤　幾番自詠山中句覺霏霏雲炬秀色去來眉宇曾共三峯重有約已辦清秋杖屨着能與群仙相遇君去丁寧無別語怕山靈怪我來何暮纔有伴便同去

前調　送德昌

走遍江南路看天公何時還我故山深處君處錢塘金甌社千里不期而遇更分甚主賓吾汝一片湖光濃似

酒待發揮戈輩清新句幾魚鳥不驚去　醉中不怕波
神怒儘人間紛紛輕薄翻雲覆雨燈火歸來纔半醒明
月夜譙樓初鼓正老鶴迎門飛舞此樂人生能有幾悵
後期好在知何許明日又送柔櫓

前調　中秋夜不寐枕上作以自遣　枕

未過松江去被高汝同盟鷗鷺暫時留住曽共中秋心
期定再上江船容與待淮載淮歌楚舞豈料桂花香霧
底正河魚作崇深相苦樽有酒不忺舉　夢中似聽嫦娥
語道人生百年纔半未為高衰暮江北江南行欲遍幾見
月明三五嘗爛賞通宵達曙可是今年情思嫩便臨風
悵却清句聊援筆為渠賦

前調　雙陸

此博誰名汝想當年波羅蜜戲涅槃經語天竺傳來雙
采好么六四三二五要隨喝隨乎隨數從得三郎緋衣
了再曽逢潘彦知音侶同入海亦良苦　雄孥豪攫爭
鳴杵正闕河疎星殘月幾聲秋雨却是驅馳元黃馬脚

底踏燕蹴楚甚一礪一梁能阻翻覆輸贏須史耳笑人間萬事都如許且一笑看君賭

前調乙未清明

風雨驚春暮恨天涯留春未辦却留余住時序忽忽催老大又早飛花落絮算禁得清明幾度試倚危欄西北望但接天烟水無重數空目斷故山路　先塋松栢誰看護想東風杯盤蕭索饑烏啼樹便做松江都變酒醉裏眉頭休聚向醒後安排何處萬里南來緣底事也何須杜宇聲聲訴千百計不如去

西巖集卷十二

元　張之翰　撰

表

傳國璽表

王者登極必有受命之符天下瞰珍須待應誠而至一朝進瑞萬宇騰歡恭惟式依之正統嗣累世之洪休始青宮則付金寶於軍前未紫宸則出玉爾於都下爾本從土是應任爾土之兆玉初

稟陽是應居正陽之尊豈人力之所能信天命之有在卞和獻而李斯篆已千餘年楊桓辨而崔斌言又一再得虹氣蟠空而不散螭之壓際以仍存臣某等遠牧松江久辭楓陛敬祝永昌之壽喜聆傳國之名仰煥乎八字之文咸稱神妙願主以六人之職益鎮昇平

賀登極表

天命神器有歸古無久曠聖人大寶曰位今覩新登凡屬統臨舉深欣戴依式勇智天錫聰明日躋先授儲宮之寶符復得傳國之玉璽父稱帝母稱后式彰純孝之誠詔有令赦有恩迓續隆平之治臣等叨分郡寄企想朝儀瞻北闕九重莫與龍飛之會祝南山萬壽願伸虎拜之恭

改元元貞賀表

受命維新繼正統爲正朔履端於始改元貞爲元年萬國昭宣群情抃蹈中賀精感天地功光祖宗體四德之純乾富三陽之交泰下地出吉符豈元狩之可比上位定

大寶非元閼之相侔臣某等寸心戀闕千里專城恭行
寬大之書親際盛明之世想文武班聯之嘉會天遠九
重同吏民鼓舞之歡聲山呼萬歲

賀皇太子表

子恃母慈乃受圖于四海母由子貴而正位于內朝孝
治有光尊親莫大恭惟中賀躬履節儉性順柔雍夙贊明
孝之先皇誕生睿哲之嗣帝謹畏深抑有唐憲之遺風
端慤誠莊倣周任之全德付八字傳國之寶成五色補天
之功宜揚萬國之徽音久極九州之富養臣某等喜逢
盛事承乏遠方玉輅金車阻觀禮萬安殿上珠庭日角
想承顏長樂宮中

議

楮幣議

天下之患莫患于財用之不足財用之患莫患于楮幣
之不實夫楮幣裁方寸爲飛錢敵百千之實利制之以
權權非不重也行之以法法非不巧也然未有久而不

澀滯者惟在救之何如爾自中統至今二十餘年中間姦臣柄國惟聚斂貿易是務其數十倍于初楮日多而日賤金帛珠玉等日少而日貴蓋不知稱提有致也問稱提有策乎曰有今南北混一此楮必用不過自上貴信之爾如出金以兌換使之通行一策也鑄錢以表裏使之折當二策也造鈔以更新使之收買三策也愚見若此未審可否惟詳擇焉

議盜

竊思盜者古今之通患去盜之術無他使斯民崇本而已昔一夫受田百畝力穡作勞春耕秋穫惟知仰事俯育奚暇他及是以非意不萌戾心不起盜何從而發今商游手之輩朝無擔石之儲暮獲千金之利始則茶商終則因茶而爲盜始則鹽商終則因鹽而爲盜始則銅鐵鉛礬之商終則因銅鐵鉛礬而爲盜始則海運之夫蕃船之商終則因海運蕃船而爲盜皆由逐什一之利

終不免爲盜賊之歸是天下之盜常起於利孔之一誘故一旦去本趨末舍農爲商困商作盜或聚集於山林或剽掠於江海而又誘饑寒逃散之民并作過經斷之黨相附而爲盜雖致之由不同所以爲害一也近者省劄旁午臺文絡繹一則責軍官二則責民官至於罰至於杖其治盜之法可謂嚴且急矣然法日重而盜日多其故安在蓋治盜不如弭盜責官不如選官何謂弭盜教販商以務農散梢水以作民撫流移以復業拘刺斷以供役非弭歟何謂選官布循良以典郡去貪暴以遠民用智謀以主兵間承襲以備負非選歟雖然曰弭曰選本也可緩不可急曰禁曰捕標也可急不可緩今強盜刼某處竊盜生某處鎮守者固無所逃罪問之撫字者汝何爲而致此邪必曰某無襲某無襲遂之便宜何以罷渤海之盜某無趙廣之擅誅何以制潁川之盜某無虞詡之伐兵何以撓朝歌之盜而況有案牘之勞形有錢糧之掣肘有獄訟之焦心每遇盜賊不過率領縣尉逺檢一

二人縣尉巡檢不過率領弓手三二十人彼賊衆多動百千寡不敵衆弱不敵強但束手待斃而已且殘民者賊也禦賊者軍兵也主官不能遣軍而鎮守遣之良民不敢執兵器而賊徒執之如此而望盜止賊息是北轅適楚南轅適燕必無濟事亦明矣爲今之計必欲罪軍官亦及民官凡有鎮守官處除出征調度不得干預其餘賊發火起之事許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依服裏兼管奧魯例一同提調區處無分彼我城郭内外元有軍鋪除已設外更許增置仍摘管其地斟酌頓放南北軍人相參巡警及無軍鋪之處從本管官司保結驗人煙多少官爲量給有印烙鑿記軍器不過數十件令純實之家收掌以備不虞亦目下治盜之大端也必欲禁止消弭其澄源正本之術不可不講然此伏慮所擬未盡伏乞照詳

議科舉

自國家混一以來凡言科舉者聞者莫不笑其迂闊以

爲不急之務愚獨謂不然蓋自古忠臣烈士名卿賢大夫未有不由此乎出切見比年老師宿儒彫落殆盡後生子弟無所見聞稍稍聰明者不爲貼書必學主案今年一主案貼書明年一州胥府吏今年一州胥府吏明年一部掾省雜不數年之間內而省部臺院外而府州司縣出身一官人矣習以成風莫之能革豈有煌煌大元土地如此其廣人民如此其繁官吏如此其衆專取人於此求其所謂經濟之學治安之策果有耶無耶愚所不知也爲今之計莫急於科舉之目曰制策曰明經曰賦義曰宏詞在議擇而行之人知所學將見賢才輩出建立太平可爲聖朝萬世之光也

序

夢會圖詩序

唐元和中元稹爲御史鞫獄梓潼白居易昆仲送至城西而別後旬日白昆仲游曲江及慈恩寺酒半酣作詩有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之句又旬得元

書果以是日至褒仍寄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到慈
恩院院游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魂
交若合符契天聖寶元間石曼卿以歌詩豪於時嘗於
平陽會中代作寄尹師魯十年一夢花空委一篇詞意
深美石歿數年故人關詠永言忽夢石曰延年平日多
作詩獨以平陽代意之篇最爲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
令此詩傳世在永言耳詠覽增演其詞隱度入迷仙引
于是天下爭歌之古今名賢以夢相感者固多未有如

汝門澄照德公夢遇東坡之異者也德本性完顏氏
世爲遼東盛族金正大己丑年六十一避兵太行之鎮
安寨是歲春夜夢東坡謂德曰吾與若舊有十詞欲書
爲他日倍壽賀因命紙德謝不敢當坡曰天與壽其可
辭德就友人都歛求紙歛云璽紙在山當取而送之德
還坡別去且約衣黃時相見德因扣坡今居何地坡曰
主羅師部語訖失所見而寤既旦欽相過曰夜假寤間
見公索紙今特取至德益驚但不知衣黃與羅部爲何

義至元壬申詔天下僧易緇爲黃時德一百三歲矣中書左丞張公仲謙以黃羅二贈德是日復有送東坡畫像來者風神飄然與夢中無異上有坡子過題墨蓋坡卹定武時嘗與僧守象相游從及坡南遷象亦示滅宣和癸卯過佐定之卹慕象弟游寧懃求此像過因付之故德之徒稱其師爲象後身或者疑之前所謂元之與白不之與關皆平昔以道相同義相合宜精神感通若此且德之去坡已餘百年果忠義之心尚在英靈之氣不散有所付託不於吾儒而於彼浮屠何邪余因告之曰坡道大不容才優見忌白首流落僅北歸以歿論同輩中豈無才高學博能撰字說善解莊子者想當日動而得謗轉喉觸諱使若輩尚無恙其可語之乎不若訪僧之爲樂也抑嘗聞子由謫高安雲庵居洞山聰禪居聖壽寺一夕雲庵夢同子由出逅五祖戒禪師覺以語聰聰曰吾亦夢同去俄得坡書已至奉親旦可見子由携兩衲侯於城南坡至告以夢事坡曰軾八九歲時時

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先妣方娠夢一僧來託宿瘠而耿雲庵驚曰戒陝右人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四十有九矣由是觀之則德之遇坡亦奚疑歲在庚寅金行臺御史完顏正父奉臺檄按河東山西諸郡越明年正月七日正父初度也人皆莫能知焚香靜坐獨念劬勞有僧敏東巖偶携一軸來謁乃德公夢愚東坡紀壽之圖也事有所感亦豈徒然正父私自喜明日以實語敏敏甚驚異遂模二公像於卷首請余序愚謂正父同姓德公者也願學坡翁者也適是旦而得是圖是造物者必欲同德之壽繼坡之名也故特書夢事之詳俾觀者有所者也

蘭亭紀異詩序

天地間事事物物未始無定數至於成壞廢興相尋於冥冥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蓋在人爲與弗爲也蘭亭自晉王右軍修禊一帖顯於今近千載矣至元二十九年歲在壬辰浙西廉訪副使王君俁朋盍由山陰拜右

軍祠得郡人全氏所捨地栩屋數十楹爲蘭亭書院將擇師之贊選子弟之俊秀者教養焉既落成復獲蘭亭舊扁於古屋煤塵中拂拭覩之乃箕山王侯書與君殆非偶然觀者無不駭嘆噫箕山東平視右軍鼻祖耳孫也其致敬固宜即不知二君相去幾何年適姓同名同事又同箕山乃東平之前身乎東平乃箕山之再生乎雖未能可不謂之定數乎夫姓名偶同者古亦有之如魯兩曾參趙兩毛遂唐兩韓愈不過並稱於當時豈比異代符合之若此蘭亭余舊游想清流激湍茂林修竹尚無恙他時再曲水酹右軍一觴問諸生進學幾人有秀書院記乃異其事而序之詩

貞孝堂詩序

昔共姜之自誓陶嬰之悲歌聞其貞未聞其孝緹縈之上書曹娥之號江聞其孝未聞其貞蓋貞者婦之道孝者女之行凡幾世幾年而有其人平江財賦提舉武仲

舉母夫人曹氏夫諱鐸蚤亡時年三十有五教子訓女專一自守終身不可奪志非貞乎父母老而無子朝夕勤恪以盡養生送死之禮非孝乎是宜名堂貞孝爲無媿大參左山商公特書扁其子台符作記翰林鹿庵諸老賜之詩仲舉復求余題端貞孝婦人女子之大德苟有其一古猶不泯矧兼之者哉故不辭而書豈特一門之光將爲天下後世爲婦爲女者勸邯鄲張某序

送元正卿詩序

雞三喔扣門甚急起而視之武城元正卿來訪問奚之曰弊邑隸高唐郡王今所臨集寧諸郡設饗舍興儒宮薄賦斂賑貧窮恤鰥寡矜疲癃熙熙然山後一樂土也走嘗曳裾王門及與府屬元仲臣諸士夫相友善將再往焉覩名勝賜之詩請序卷首余謂正卿之游久矣雖生於魯如青齊燕趙梁宋秦陝皆君之南莊北里東堂西舍也平生明辨智慧重然諾尚氣義何往而不合何求而不得矧郡王主上之贊駙馬也元氏諸君郡王之

佳賓僚也正卿是行將有餽千日酒與五侯鯖者乎贈
錦繡段與金錯刀者乎其或發揮所蘊裨贊善政求一
置足之地乎否則隆冬敝裘走西北千餘里正馬子才
所謂朔風驚沙枯梢颯寒黃山谷所謂風力能永酒霜
威欲拆綿元遺山所謂野狐嶺上一回首不信君心如
石頑復何償此區區乎蹉跎壯圖侵尋老境與其勞於
途曷若佚於家與其醴於彼曷若淡於此余固不足止
正卿之銳他日倦游歸卧於御河之灣自奔於丹陽之
祠追思疇昔當有感於斯言

易齋詩卷序

聖人之道載於經經之道原於易詩非易無以盡人情
書非易無以盡王事禮非易無以教民欽樂非易無以
教民和春秋非易無以教民名分易乃道之原五經道
之流也世之學者昧制作之本意指爲聖人神天下之
書皆以茫然莫可得而詰遂晦其說於深遠之域不有
熟讀五經泝流以窮源孰知天地之道神明之德陰陽

之義性命之理盡在於是何以明之蓋明者窮象數者也故曰易者象也又曰極其數惟有象可以具八卦之體惟有數可以著八卦之用惟有八卦可以倫六十四卦之變如月之在木雲之在空捨象數求易是無水而求月離空而求雲其可得乎平陽姚舜卿多讀書喜學易所得蓋不淺寓京師數年名卿賢士夫日至其門論說之餘往往扣以吉凶禍福輒取某卦某爻斷之應者嘗十八九人有酬之雖一毫不受非庸庸曰者之可比庶乎讀五經窮象數者也有易齋範泉巖石轄書其扁諸公皆贈之詩既軸徵予序因原其易與舜卿所自得者題其端或謂易之道深且遠矣豈象數所能盡其亦未之思也幸無辨

雙松圖序

平定聶侯文綽甫由循州同知得代寓維揚出先師雙松亭詩及其圖見示蓋無忘父風之意也且索予序余謂古人愛松者多矣如籃田丞吟其間麻城令名其亭

天台道人寫其圖或見於韓記或見於蘇詩或見於陸贄皆世所共知者昔乃父既詠而亭今嗣子又圖以形是兼三家之美而爲一門之榮宜乎有四方賢士夫之爲題評誰然松客也人主也松非人無以託其生人非松無以致其清自先公謝世餘二十載其樹森森然欝欝然尚賴後之主盟吾文綽甫方蹭蹬仕途去鄉數千里區區瘴煙中來每南北相望寧不各愴然其情以愚觀之與其寫龍蛇之影孰若聽風雨之聲與其噫鸞鶴之棲孰若踏雲月而行其或不諗斯語恐君他日夢有挽衣者必蒼然之兩鬢毋卿也

義商詩序

吾宗兄咸卿自上江來會余廣陵云潭有許張二商合錢作販鬻計凡五易歲無一字附記許因母喪遂罷所有平分而去始終無少隙焉間歲復還潭時張方火其廬生生之資盡絶許嗟嘆不已慨然以八百貫見惠既受許徙居江州張復前業居無幾饒益又多取元惠之

數與所收之息併六千八百緡悉送還許許厲聲曰此
患難相助之禮奚其償乃堅拒之其子亦不敢違父命
若此者再月江州之親舊者庶勸留半載而子始歸許
伺張生朝盡出所留易白金之器以爲壽期於不負初
心而後已西南諸公皆美之以詩幸以黃絹幼婦之辭
題其端竊謂商乘時射利之人也至於趍馳登龍斷
競錐刀逐羽毛生死於阜通懋易間日以致富爲念初
不知救難周急爲何事令許張二君能明交分立讓風
義商噫彼列名公卿厠跡士夫有身繫衆鑰手執牙籌
雖銅山金六垂老而未肯散一錢者聞二君之名覩二
君之事寧不愧汗如雨邪許平陽人字伯祥張真定人
字正卿皆忘其名竢他日得之而重書之

劉法師詩序

吾友馬君希驥最持二詩軸爲請四此四方士夫贈相
下劉法師祈雨救病之所作也今應詔闕庭欲求臺閣

諸君盛製合而爲一請吾子爲序其大畧師蓋愿而信直而義謙而不柔質而不蔽雖以道陵教受聖天子知非上命有所祈禳未嘗一語自及每與吾輩游凡論好善嫉惡之事則津津然喜見眉睫間較其雲爲實道名而儒行者也余曰嘻亦異哉世之拾殘經受秘籙者方以術自居例謂儒者爲不相干其視名章俊語爲何物獨劉君懇懇不已究其意豈特欲神其術異其事專尚本家語耶若本家語是尚以之祈雨則不過如陸先生之拂雲劉守真之噀水以之救病則不過如葉法善之攝魃江處士之制鬼斯皆師飽聞而飫知之又何庸復贅辭其旁是請也必有以見名教所以事君所以爲臣所以以是聽吾儒當投龍降鶴之暇遇有顧問時以清淨陳治道靈應贊化權其或進一大不肖是布天下之甘澤也是除天下之妖邪也不猶愈於向所謂祈禳者遠矣昔魏鄭公侍中也初詭爲道士尸倍諫議也

亦嘗爲黃冠如希驥之談雖未敢必師以二公之跡至於求師以二公之心不無望焉余既義不得嘿因書師之固有以告吾輩作詩者其勿謾

魯叔寧古村易說序

國家數路取人陰陽卜筮無不與至則館集贍而廩給之比年雖雲合雨集求其術可以依稀髣髴者蓋少或依稀矣髣髴矣而不挾之釣功名于利禄者又加少惟有道君子厭奔競事恬退則異於是瀏陽魯叔寧專學易尤積於數赴召闕庭有問輒驗嘗賜車以便出入詔以復徭役及欲與之官固辭每謝不敢至元壬辰以老疾辭上意殊眷眷繼陳以去之實乃許將登舟請余作古村易說序嘻世之取號于峯于溪于澗于松竹于梅菊不爲不多斯屬閑適之趣果遂其所欲幾何人焉今叔寧棨揮家學遭遇主知凡三寒暑無一毫物欲累如孤雲野鶴翛然而往回視以術取功名利禄之徒相去奚啻九萬里不幾於有道君子而遂所欲者乎自號古村疇田

曰不宜且村墅也墅也墟落也復加之以古是世間紛華事舉不足動吾意必欲耕寬閒適茫蕩鄰寂寞致蕭爽慕龍德公鄭子真之爲人想焚香默坐手執周易一卷時客有自京師而南訪於青楓之下飯飽茶餘談某之拜免某之成敗某之吉凶固皆在君術中亦未必不對客笑且嘆也余因其歸爲之歌曰澤之邑有曰瀏陽魯之居居邑之旁維今瀏陽兮乃古臨湘風物瀟洒兮民俗富穰田有米兮玉粒長飡有酒兮浮蛆香人生所貴兮壽康古村之樂兮樂未央片帆歸兮湫相望盍一語兮次余之行藏何時杖屨兮如君徜徉

朱孝童詩序

事親莫大於盡孝孝以養疾爲大養疾莫難於童幼以有感爲難故滕曇恭五歲遇寒氷以療母病患梁彥先七歲得紫石英而治父疾皆筆之史傳垂之後世貴其幼如此其孝孝如此其有感也至元庚午清苑宋元僧年十三以父病篤百療不能愈輒默刲其肢之肉既烹

且紿父和水以進父隨飲而隨起較其物與所謂泯石者固異至其所感者一也後九年建康按察僉事王君晉卿請余爲序其事余曰嘻亦異哉自唐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有以剔股旌其門昌黎公嘗論之曰父母疾烹藥餌爲孝未聞毀肢體者也及宋講求貢舉東坡亦議之曰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蓋二公皆不與者惡毀傷以求旌表之名懼詐僞以取僥倖之榮也今朱氏子昏昏一童騃耳當天理發見時萬慮俱空惟一真實在操刀之頃魯何有表名之望動其機耶亦何有倖榮之念橫於心耶以余觀之生窮鄉委巷無教養之資遽忘身及親若此雖非正道亦有足稱者使得見二公未必畧跡取心舍常從變復以孝童目之也聞是子頗好學果前念不泯後志愈篤不自足於一行復多讀於羣書能仁此孝義此孝禮信此孝敬視如對日星敬聽如對雷霆則他日肅然所通無門無旁塞乎天地橫乎四海又何煩余

喙之喋喋焉阿僧其勉旃

欽定四庫全書

西巖集卷十四

序

王晉卿母呂氏慶八秩詩序

元　張之翰　撰

至元己卯江東按察僉事王君晉卿授命之再月持太夫人八秩詩軸屬其為序切嘗論之人之事父母孰不欲壽其親亦孰不欲有所聞於人至其父平昔無太過人者尚多泯泯焉矧親之母氏乎矧母之壽章乎不有

孝敬淳儉之素德慈愛賢明之實行何以見稱於當世也如太夫人呂氏本陳之大族幼歸臨章王公奉舅姑無違禮及養後姑尤謹餘四十年雖鄰里莫知王公之有繼母也其事公能執婦道公亦待之如賓致閨門肅雍然茲非孝敬之驗歟壬辰河南破人皆北渡家以二車載貧病不能全活者至徒行數百里既還相時貴雄城市略不着紈綺唯布素保家是務茲非淳儉之徵歟初王公有側室夫人遇以女弟視男女猶己出僕媵有過溫諭薄責而已未嘗出一詈聲故中外無怨言茲非慈愛之著歟晉卿生貿易閭閻總角令讀書人多勸作治生計夫人竟不聽益勵以學每師生至必喜見顏色及有周急濟困之事嘗傾囷倒廩無毫髮吝使今日為名士歷顯官然由義方中來斷織之力居多茲非賢名明之效歟以是行是壽而有是賀者宜矣彼儉惡不悛驕悍自若賊其子奴其夫寇讎其舅姑使今得數十甲子矜夫人之聲頌夫人之德將娓汗雨集之不暇尚何望壽

章成軸者哉晉卿今行矣聞肩輿將隨之官以不肖區區之情固限無才請連州之近治尚祈有喜笑京兆之平反是褎立秋日序

中聖亭詩序

至元庚辰余被檄入鄆過張君德修都事之東墅方葺石搶土基乾之隅余未詰君君乃語余曰此吾築亭之所亭雖未成已取徐邈酒清為聖時復中之義以中聖名之將徵詩作軸請吾子為序余曰嘻大哉聖乎凡

游聖門躋聖域履聖途有土曠然無險阻之難有氣熙然無寒暑之虞有俗寂然無利害之擾有風恬然無愛憎之殊其行徐徐其寢愉愉真民之無懷國之華胥也故表盎取是道以脫身陳平用是道以保家曹參由是道以安天下後有頌其德贊其功記其鄉君今又欲序其亭非游之久濟之深履之遠者能至此歟雖然如吾德修志高行潔才博氣猛由行臺之佐與平宋之功一有齟齬遽遯之慕惟聖之娛以余觀之今四海為家茂

三分之曹魏羣賢在位豈一語之鮮通但恐君之名一日達上聽上之命一日及君居不特領安南守賜閫內侯遷撫軍將軍而已乎彼或笑沈湎譏狂愚謂濡首腐脇是圖斯皆吾聖之罪人又豈真知君之徒抑未知作詩者以為何如君舉觴起謝曰子得之矣子邯鄲張某敬書

霍御史母氏八秩詩序

凡為人子莫不欲親得其壽為人親亦莫不欲子榮其壽故世有七十古稀之語又有八十辰慶之禮雖然使其親壽所謂子者窮且苦方菽水不給當介眉之際徒有仰視鶴髮長太息而已奚以慶為必得其子光輝騰達為時所稱其於曳朱紫之餘斑舞乎目前以盡捧觴之樂然後可以為榮矣是知得壽者為難榮壽者尤為難今國瑞御史聖善已登八秩之年尚耳聰目明優游几杖可謂得其壽者矣而御史幼服三遷之教能以儒飾吏翔歷省臺可謂榮其壽者矣至元戊寅春與余同事

川蜀將求四方賢士夫之詩以賀乃囑余為引余因告之曰聖善所以壽者天也御史所以榮其壽也亦天也以是壽有是榮意天之所以福君者尚不特在今日恐有後日遠大之畀也君誠能知天畀之意日孝日敬疊種厥德則將見聖善之年益高御史之名益重使後之賀者視今之例當有大書特書幾卷幾軸者出余雖不才政以凡為張本云是春燈節前三日邯鄲張某序

時賢詞翰集序

余椽憲臺被檄按川陜嘗會宋鑑山先生於長安時先生集四方交游雅製成十巨軸以甲乙第之至一百九十餘人目曰時賢詞翰續有所得擬作別軸一別十四載杳不知其何如今年秋其子禮聽彦聰録為數帖使老僕負之訪余京師始知先生已去世二年矣言念舊游不覺哀嘆既而彦聰堅懇曰先人平昔志在是書凡交游既歿者皆立小博著出處之大槩當時方與未艾者特書其姓字爵里耳書未行遽棄養而去不孝某分

為前後二集將鋟木以傳立傳者列之于前書姓字爵里者列之於後也獻陵劉元質雲中孟駕二公之引皆冠前帙敢以後集序為請余謂士之德莫貴于揚善亦莫貴于伏善蓋揚善者難而伏善者亦難也觀詩文樂府不啻千餘首始于父執之四賢非揚善而何終于時輩之諸公非伏善而何昔揚雄深于玄者也劉子駿僅讀一過便有覆醬瓿之語何遜清於詩者也劉孝綽止取兩篇遂有撰詩苑之譏玄果泯乎詩果不傳乎在揚何亦奚損適足以見當時忌嫉太甚二劉尚若此況其下者乎今羣賢雄章傑句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光焰固不可揜使選集時果無定見一為俗議所搖亦未必成此美事其用心賢于二劉遠矣至于孰詩之雅正孰文之高古孰樂府之清新覽者當自知又何待余喙喋喋也唯集中鄙詩數篇為我刪之先生諦其字其官中順大夫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鑑山其自號云

送王君朋益燕南憲司序

自余任南臺御史中間走七閩歷兩浙未嘗少安於此雖同列人十餘有不及接一語共一事者二載之間轉遷殆盡吾友王君朋益相遇最晚其臨事應物處相益最多蓋余之方賴君而圓余之固賴君而權余之拙踈將在乎膏肓雲山悠悠一別千里秋風馬鳴到官在邇正諸君喜得同僚之日是不肖恨失良同志之時也故序而復詩至元癸未重陽日邯鄲張某書

張潛然先生文集序

壬辰汴梁破前進士不殁於兵不孚於野不須於溝壑者固少而平達河朔名動當世變舉業為文章者又少由元季而下如王鹿庵徐復齋諸公僅十餘人濟陽張潛然先生其一也先生弱冠有雋聲登正大八年詞賦第雖歷省掾授郡倅百蘊不一施罹大變而北歸清河之濵篳硯自隨刻意讀書大放厥辭東行臺敬其賢復署以即位非素志也年踰知命竟潛泊以終有詩文樂

府數百篇子維仲安任國子博士集為若干卷請序某伏讀再四愛其篇目少而體制備蓋詩寓去國之情而不露其悲傷文盡叙事之實而不失於冗長樂府達處順之理而不流於浮艷讀浪非天資高學力篤道味深世故熟其孰能到槩而言之真前輩中大手筆也惜乎天不假年不得與同輩諸公頡頏於金馬玉堂之上盡展其所長妄論若此使今日尚無恙抑未知以為何如某少從敬齋學公於先生為同年見所作張氏世德碑極稱其才又嘗與仲安同掾憲臺故不辭而書仍併及出處之大畧云先生諱鼎字輔之潞然其自號也至元辛卯六月初吉邯鄲張某序

送翰林學士閻公浙西道廉訪使序

更化後制度一新尤注意風憲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使責任愈重選人益精否者汰而能者舉靜齋閻公以翰林學士除浙西道廉訪使命既下每以任重辭某義在同僚敢告之曰自漢唐治天下莫不以遣使為急

曰循行曰直指曰採訪曰黜陟與今所謂按察廉訪其名雖殊其實則一率不過美風俗勵政治禁貪猾舉寃滯保疲瘵登俊乂以公之學素所習知以公之才皆所優為果南北諸道人皆如斯何憂乎不治竊嘗思公由東平八燕處深嚴十餘載一旦渡長淮越大江過浙閩諸名山如党承旨詩所云平生夢寐不到處乃以王事從私游肅清之暇伸紙落筆發揮胷中所有亦南游之奇絶也第恐朝廷不晚有大顧問大謀議視吾輩中不能見公之風采未必不走驛騎而趣歸後之寵拜豈淺淺可知是行也又奚辭諸公盍餞之以詩至元辛卯夏六月望日邯鄲張某序

送行省員外郎趙君伯恭赴汴序

事親孝為大孝祿養為大所貴乎祿養逮其存而有以榮之如子路不擇祿而仕毛義捧檄而喜姜公輔兼京兆户曹許康佐求知院官皆此意也泰安趙君伯恭性至孝善養母承顔旨酒介眉求詩嘗見稱於搢紳諸公在

京師幾寒暑每瞻白雲輒作悵惋至元壬辰由中書右司都事出為河南省員外郎僕馬在道過余言別津津然喜見眉宇間盖便養之志得矣當三山雨晴故宮花香御板輿稱壽觴絲竹駢列歌舞揄揚柔色慈顔而並悅彩衣朝服以争光使汴人豔其榮是春風宴席之初張也至於佐外省撫諸郡决衮衮之簿書吐婉婉之幕畫在伯恭餘事耳故不書是年正月二十二日邯鄲張某題其端

古今指掌圖序

天地開闢未有疆理神農之王天下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黄帝經制萬國堯遭洪水命禹治之別四海為九州舜釐為十二夏禹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商湯革命吞滅過半周之封建不過千八百國吞滅又幾半矣春秋止百七十國戰國止七國秦始皇兼并四海分四十郡漢武開廣三邊後置十三部光武併省郡縣其後亦為十三州部自是分為三國至晉而裂為南

北至隋而混一唐太宗分十道玄宗分十五道昭哀之亡五季擾攘至宋而混一建炎渡江遼滅金強至國朝而混一嗚呼由五三而下有疆里者凡幾變更幾分爭幾混同矣此閩士陳某光大古今指掌圖不得不作也纂圖四上下貫穿三千八百餘年國之所以久近所以興廢放圖一覽盡在目前名為指掌孰曰不可余非善談史者因請序竊有問焉觀君次歷代之事掇精英而八簡約是祖司馬溫公舉要歷之遺意也序三國之正統屈曹魏而進劉蜀是準朱文公綱目之書法也舉要固大體綱目亦正論但紀國編年之際必取綱目例吾恐光大之筆尚有吮之而未易下者光大曰敬聞命矣至元甲午四月日前翰林侍講學郎鄭張某書

秋聲集序

始余為行臺御史道松江會九山倉公洎其子謙纔一杯而別後十年來牧是郡訪九山墓宿草已六白矣謙出公秋聲集求序許而未作又旬歲厲者瘕愈少請愈

力因思古今騷人多寓意秋聲中由宋王九辨而下如李太白有紫極宮何處聞秋聲詩劉禹錫歐陽永叔有秋聲賦率皆悲時之易矣嗟老之將至狀其淒清蕭瑟而已今九山之集取名雖同而實又有所不同者昔在淳祐間公起喬木世臣後班省闥鎮藩輔無施不可此時不獨無此作亦未嘗有此聲也及時移物換以故侯退處于家不求聞達舍大篇短章何以自遣益心非言不宣言非聲不傳是知聲之秋即心之秋即江山之秋江山之秋即天地之秋也聲無窮秋亦無窮彼觀是集讀是序見山谷所云末世詩似侯鯖聲便為誠然正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豈真知公者乎九原有靈或聞斯言公諱宗武字淇父官至朝請大夫九山其自號云至元甲午重九日序

送王侍御河北按察使序

有地數千里有城數百區持肅清之權按治於其間喜之而為春怒之而為秋使百辟羣吏趨走聽命之不暇

大丈夫得官憲司亦榮矣矧自内而長者乎矧得歸其鄉者乎至元十四年春通議王公以御史出為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使長者也相舊居也奉命之日喜於治裝了不見其留連戀顧之意其為榮也又明矣聞者猶齎咨怪疑咸以為不當去方朝廷不次用人如公之寬而明廉而温不苛細以害事不矯飾以沽名德如此其寘學如此其優不橫飛直上而區區再授是職何甘于外除樂其南歸也蓋不知公之所以蔚豹變之文際龍飛之運一命而春官再命而虎符三命而烏臺英聲華聞垂二十年果輕舉易動乘時取位安往而不到第顧其道之與義藏之與志如何耳苟道行義合藏修志得豈有乘使者之車還舊居之地不以為榮乎如其不然雖内遷上擢不過占位謹署苟延歲月而已是豈公之本心哉是行也謝倥傯絶危疑就安崇垣坦夷必將見鏗鍧其政聲婦睗其德望凜秋霜於劾奏之餘沛時雨於平反之際使循行不獨美於漢黜陟不獨稱於唐

一旦聖天子圖任舊人馳駟騎於鄴南走星軺於洹上召公共大政決大議上沙隄而轉黃閣秉鈞軸而調鼎鬲不猶愈於向所謂輕舉易動乘時取位之為遠乎若夫衣繡而臨西溪水波為之增明攬轡而望西山雲煙為之動色騶唱導前騎從擁後夾道之人觀者如堵見煇煌焜燿未必不與韓氏晝錦齊稱而並道由是觀之則公之榮非特在今日又當為後賀用是敢泚者之情及公之所可必者為之序

梁塵外山中吟序

近世緇黃之詩緇固少而黃又絶少間有留心筆硯寄興篇什能不淪於頌語不流於教言可以傳播搢紳士夫之閒千萬中纔一二人何作者之寥寥也道士梁塵外中砥余舊識於茅山多作詩樂與吾輩游嘗贈余古律數篇使人讀之不置蓋一二人之傑出者近攜山中吟槀來京師觀者無不稱嘆復請序於余且求正焉所貴乎道人之詩塵俗固不可專用道家語亦不可然則

何所依歸乎維浮道士誰同流草衣木食輕王侯世間
甲子管不得壺内乾坤別有秋数着殘棊江月曉一聲
長嘯海山秋飲餘回首話歸路遥指白雲天盡頭此非
有唐呂洞賓之詩乎詩之奪胎換骨超凡入聖無出於
此歸而求之有餘師以塵内之吾觀塵外之衆向上一
路悟則即到竢他日再游華陽洞天相訪於積金峰之
巔煑石乳酌丹泉焚古龍涎盡讀囊中別後之篇必有
合於二仙余試指似之當笑領焉

葵軒小蒙序

金百餘年士大夫例熟科舉業求以詩文鳴世者由黨
趙以降纔数屈指而已蓋材皆舍緩而趨急得此而失彼
不有豪邁特達者出而造物畀以才氣付以師友假以
歲年其何能焉之哉葵軒先生張公金遺老也自妙齡
已有聲場屋戊戌再以詞賦魁山東其篇什文字尤刻
意不廢非才氣之偏乎在廬墓則從學師右轄仲安過
河南則接見禮部閑閑公北渡後則交游王鹿庵楸素

庵諸君非師友之賢乎建元以來同輩者登膴士據要津不旋踵而洞喪殆盡獨恬守一教官竟得安閑晚境今壽迈八秩尚以着述為事非歲年之延乎有集若干卷號綮軒小藁其子克勤等求余為序余謂先生稟賦若此淵源若此老於筆硯又若此可謂兼而兩得者也至於詩之清適文之典雅已傳布人口讀者所共知又何待余言之重輕而區區為是者特以科場人視詩文為末事不能兼之者存所警云

送鮮于都事赴任杭州序

朝廷更化急於用人吾友鮮于君伯機由湖南憲幕召補内省椽以家貧親老不能北順流而下留寓淮海讀書攷古外百不事事行橐便其養嘗兩薦為監察御史意其命可立待未幾改授漕西宣慰都事君固處之自若識者皆有位不究才之嘆余竊謂不然蓋天之生才必有用至於用遠其宜處非其地在乎遇不遇不遇合不合爾彼深情厚貌内姦外朴君肯表表以為端誠乎彼布

被脱衆欺世盜名君肯矯矯以為淳儉乎彼喜功生事多忌好訐君肯皦皦以為公平之與剛直乎君雖不吾語吾知君弗為且御史黃牒也都司亦黃牒也御史緋衣也都司亦緋衣也初何有貴賤高下之間如亦機之才之學坐之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置之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能言聽計行職修志得與其羣列於此氛若獨立於其彼與其倥傯於內氛若從容於其外況鬒髮日脱名聲日白雖欲委順不苟於世安知將來不有大遇合者孤舟水生亟趨杭关暇時一過湖上為我謝南北諸峰方自劾求去慎勿使白雲扃巖青松遮道以我為山中之逋客也

送高撙霄序

撙霄與余游餘二十年余見同進者或緋衣或朱轓或金虎符方相望于時獨君一墮筦庫數載始得歸何遇不遇遼夐之若此然君子不患位卑患志不立不患祿微患學不脩以君之志之學能立且修後必有大合者

又何用幽憂其心憔悴其色耶是日酒半酣出麾州門驅羸馬而西歸到吾鄉為寄聲西山白雲雖簿書倥傯而此心無日不思諸公矣

西巖集卷十四

西巖集卷十五

元 張之翰 撰

記

鎮南樓記

鎮南樓在興元公廨之左某至元丁丑冬奉命入蜀取道漢中見吾總管安侯於其上得盤桓周覽以盡其勝越二日將行侯命其樓曰安居之所以蓋構之之始構之之由皆弗知也唯命名之義有以見張魯睿拜鎮南將

軍於此年禩悠遠亦不可必姑即其所名之意而臆說之夫漢中道褒斜之險阻巴蜀之隘接秦隴之雄豁然在一川中寔西南之要街也而鎮南俯漢江之皐顧中梁之雄揖米倉之開翼然在半天上亦西南之傑觀也以是郡是楼而取是名固宜雖然果高牙大纛騶導騎擁得出入乎郡之楼者幾何人焉而重簾複幕裀卧鼎食不媿負乎楼之名者又幾何人焉今侯以通敏之才兼文武之學由陝西憲司得總是郡既居其楼復求其記庶不負其名者信矣由是觀之則侯之閱圖籍鈎帳符是欲復流逋之户民也問阡陌别水陸是欲闢將蕪之田疇也聚經史召生徒是欲興已廢之學校也集條章考案具是欲平久淹之囚獄也嚴弓兵明鼓角是欲警未發之賊盜也隘關嶺謹棧閣是欲讋不譓之寨柵也將見朝廷無南顧之憂兵民有北歸之樂如黄潁川之政治廉叔度之歌謡趙廣漢之威名皆自此楼出是時不惟覩鎮南之郊大白於世當望鎮南之書輝輝煌

煌在參井間若聯星然使人愈久愈敬又豈特不負其名而已哉若夫據高明謝卑濕迎清風送白日與二三僚屬會於斯樂於斯貯歌舞於斯恐非居樓之意也故畧而不書俟潘陽人祐其名吉甫其字云是冬十二月望日忝鄉梓張某記

舒嘯亭記

距鄞東南二十里而近有曰梁村武城尹張君和卿之別墅也至元乙亥其子士觀幼度洎其壻胡世良夢弼嘗讀書作詩於此愛其風物瀟洒有足致其樂者乃為君築故隄而亭之既亭之共乞名於翰林野齋李公公取舒嘯以名之既名之屢夢弼又請余記之蓋其地前瞰汶川後倚金螺諸峯且緣以花卉帶以竹樹方春夏之交煙霏空翠林光野色間見層出相為蔽虧宛若圖畫然餘皆不能盡其勝獨是亭翬飛高明裒數十里造化之功叢輪於几席之上以供朝夕之娛亦臨嘯之佳處也而野齋不取諸水不取諸山不取諸花卉竹樹持槁湍

明歸去來辭登東皋以舒嘯二字名之者意豈特學蘓門之遺聲繼陳留之妙響激清於舌端發吹於口吻而已哉亦庶乎有所慕效而然也嗚呼淵明之出處在晉一人而已歸來之文章在晉一篇而已今張君雖纘襲世祿為縣有聲果能尚名而務實誦文以求理則他日厭形役念田園謝折腰之辱審容膝之安日與賢子壻共登茲亭每徘徊周覽汶水潺湲則賦詩之清流也螺峰崔嵬則悠然之南山也花竹參差則猶存之松菊也儻白衣送酒至引觴自酌餘亦當向京華塵土中西望作記之人也張氏父子余雖未之識觀夢弼之文雅定知其不凡故敢併為之書十六年己卯夏四月初吉邯鄲張某記

平野亭記

郡治東可百舉武因城以為臺因臺以為亭初不知搆之何時揭之何名至元辛巳余自海上道密莒行深山大林數百里以達是境平田沃壤四顧豁然其快人意

越翌日郡僚導余至亭上詢其地曰故基郡侯老撤去歲加重修視其榜曰平野前守諸企范今年之重書也酒再行諸君問名之所以余謂沂郡春秋時齊魯之地戰國時屬齊楚魏置北徐州蓋前人取杜詩平野入青徐語耳雖然方國朝甫定城與淮海敵四郊多壘烽燧不息昔之乎野也及燼宋既平地與南北通黎民復業烟火相接今之平野豈昔之平野耶諸君當公退之暇與二三僚屬憑欄縱目望蒙山則見老菜之舊居可不思仳民之教乎望顏墓則弔真卿之英魂可不思守郡之忠乎望武城則知子游之故治可不思為政之絃歌乎否則雖稻麥如雲適足以為游之遠景觀詠之美談恐非盡名之義諸君起謝曰既聞是說願刻石以識余拒之曰郡靜治堂有鄭子瞻記香林館有王子端記兩聲軒有劉彖先記顧鄙文鈍筆何敢為諸老繼仇拒愈堅而請愈力是年夏六月晦日故書以為兹亭記

樂春園記

濟南泉石間池臺專館固不少其成趣者惟南城高氏園而已至元辛巳主人高通從吾總判趙君克明求余名與記余嘗至其處見四時花卉皆備而又穠且美因詢所以然主人曰生平所好莫過於花通之治花能順其天得其性不害其長故蕃茂若此蓋今之芳叢花蔟皆昔之荒榛老蔓也今之平欄曲檻皆昔之頹垣斷壍也今之光風麗日皆昔之陰霾晦雨之與野燐也余聞是說乃以樂春名之主人疑其名既云花卉皆備奚獨樂春從而語之曰所謂樂春者豈一時之春乃四時之春也鞓紅鮑黃固春之春池蓮錦明非夏之春庭菊金爛非秋之春簷梅玉暎非冬之春乎此立名之大槩也若夫世之遊觀者入子園達子道果移之治心則心之樂春移之治身則身之樂春移之治郡邑則郡邑之樂春移之治天下國家則天下國家之樂春由是觀之其樂可勝言哉余聞治花得治人術故書以應其請彼或

騁心縱懷宴飲無度沈於斯湎於斯日聚蚊於斯雖曰樂春終非余之所謂樂春也是年中秋日記

崇安縣重修縣學記

學明人倫也人倫不廢學可廢乎故大而京師小而郡邑通得祀先聖先師於學中間因盛衰相尋廢興不常未有中泯而無復者蓋關乎天地繫氣數本乎風化然也崇安舊有學當天戈南下燼宋將滅為羣不逞撤毀殆盡至元已卯張君茂來為邑令政和後先首建禮殿脩講堂前以三門旁以兩廡至於先賢之祠宇諸生之齋舍罔不具舉起庚辰冬仲成辛巳秋季宏麗遼深幾亞郡學後一年某取道是邑邑士趙若等狀始末求記愚謂自王道衰有縱橫有楊墨有申韓有黃老有羣儒之專門有科目之時文降及近世又有奬於傳解自我作古蠱惑世人死而弗悔皆不得一意於有用之學嗚呼六經所以載道也道常著于六經未作之前諸儒所以明經也經當求于諸儒無說之際要先正其心脩

其身齊其家然後發為文辭措諸事業教人為良師臨民為循吏事君為賢臣又豈特事虛文空言誇多鬪靡而已今國家混一惟聖道是明聖學是尚無舉業之累絶利祿之念正學者為已之時果能不為浮辭詖行之所汩狹聞偏見之所溺雖溫嶺去聖門數千里安知他日不有舍近而遠由南而北游杏壇詠舞雩徜徉乎泗水之上者乎今本東魯人盍以是語之若夫溪山之勝棟宇之倫竹木瓦之費學有能文者自紀于碑陰茲畧而不書是年十月日記

義方齋記

戶部郎中閻君廷晦為人樂施賓客填門有書萬餘卷葺齋所居西偏取馮中令贈竇禹鈞之詩名曰義方請記於余因為之說人之有子知所以愛鮮知所以教知所以教鮮知所以義今閻君以是名名是齋必當慕竇氏之有義乎慕竇氏之有義即當知左傳愛子教以義方弗納于邪乎知弗納於邪抑當求大易所謂義以

外者乎蓋義者根一心之真制衆理之用者也仁非此無以為仁德非此無以為德道非此無以為道禮非此無以為禮庭誨誠能勵諸子學擇師之良取友之益矯揉其心志調伏其血氣讀先聖之遺言必探其精微究前世之懿範必極其終始不信不果惟義所在無適無莫唯義與比若是則天下事雖遠近大小之不齊輕重隆殺之或間森列吾前固萬殊不同凡泛應各得其所當者是理也曲酌各適其宜者亦是理也吾將見理與心融心與理一不求名而名自隨不干祿而祿自至況昔之燕今之燕為地不異實之居閎之居相去無幾安事者出焉故書以應其請又從而告之曰閎氏諸子詵詵正立時再思十思汝父所以名齋之意其無媿

超然堂記

河東宣慰使安公祐由鄉來京師致天慶道士栗從悟意亡金老宿威儀薛公諦正圓與趙禮部閑閑有夙好

貞祐南渡坐迸于汴舉体柔煥如生人以為僊閑閑叅以文書超然堂三大字付其徒聶忠謹近歲祠二賢于觀仍以所藏三字扁其室懇余記將刻之石余謂磁之叅威儀文為尤重曩余自林為重觀之石以閑閑銘玉虛寒露中摩挲久之而後去今從悟用心若是乃雖善繼辭而深尊趙者也故喜為之說超然不見他書惟老子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想閑閑下筆時固因超升而書其意蓋本諸此昔坡仙自杭移密無以自放葺廢城為超然臺坡有記頴濱諸名公有賦非世之達者烏足當之觀閑閑大書之旨即二蘇諸賢述作之意觀威儀蛻去之事即老子逍遥自得之驗也余方奔走于是非之場浮沉于榮辱之海雖未能屏物累絶世慮爛讀五千文至如飡沆瀣而服芳芬凌倒景而乘飛雲朝玄圃兮夕崑崙訪丹丘兮揖羡門此亦余之素志將問津于堂之主人從悟師忠謹嘗為本郡道官道業精修鄉里稱善

能成此盛事亦尚書公及其弟四川按察副使祐贊助之力也至元辛卯長日記

樂善堂記

人之心未始不善一為物欲所蔽則善與否之間唯賢者終身不厭蓋知之而能好之好之而能樂之故也雲中李彥實資孝悌崇仁義為人謀必忠與人交必信自妙齡力學年踰知命不求聞達聚書數十卷日以脩身齊家為事雪庵大宗師少光公嘉其賢名所居堂曰樂善既為之書請余記余因告之樂善之說有二有樂人之善有樂已之善如書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詩爰莫助之禮美人之功語君子成人之美皆樂人之有善如孟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乃樂已之善也閒彥寔孜孜焉汲汲焉務其德不務其祿即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意其庶乎物無所蔽樂之終身而不厭者樂之說雖二而其理則一未有不樂已之善而樂人之善也方國家訪遺逸求隱淪若彥寔者旦晚有旌車之招果得時行道

大展所蘊則田文之愛士鄭莊之好賢河武之獎人又有望於將來可不勉旃彦寔名賁故行六部尚書諱某之第三子其家世事業見于內翰李帝軒先生所作神道碑茲不復云至元辛卯邳日南至後三日邯鄲張某記

愛菊堂記

人皆植花而植菊者嘗少蓋花穠菊淡穠易親淡易疎故爾陶靖節以下不有取其操與其德其能愛之終身傳之子若孫而未已者乎江浙簽省嘉議郭公自大父

棄官汴梁流寓於邳築清夷道觀有堂曰愛菊及父倅覃懷嘉議官餘杭構堂種菊皆倣前名可謂終其身及其子孫世濟其美也至元壬辰余由翰林知松江嘉議走書三百里請為愛菊堂記夫菊之為花堅正高潔不爭妍於紅紫低昂之時乃發秀于風霜搖落之際或比君子或比端士宜郭氏三世愛之若此余生晚不及嘉議父祖嘉議出處略能言之昔在樞幕同列有超公數等者人嘗為公鬱獨處之恬然亡幾何超等淪落已盡公

方擢憲使簽外省年近古稀精力不少衰使中外稱善則菊不負人人不負菊明矣今政化更新人惟求舊如韓魏公以晚節自況尚有望乎將來也適坐堂憑案伍鴈鶩行偶作數百語雖簿書填委便覺幽香到人懷袖亦可為之一快是年嘉平月既望邯鄲張某記

西巖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西巖集卷十六

記

浙西鹽倉記

元　張之翰　撰

自煮海驚筴鹽利不容廢置塲籍户鹽禁不容弛蓋有產則有積有入則有出亦變通之權便益之法也故倉不得不設松江古華亭邑枕江負海厥土廣潟牢盆之贏寔百他郡後升為府仍司浙西鹹課併浙江東錢清

西興及江北六塲隸焉舊有倉歸附以來廢為无礙昭信校為浙西鹽使阿薩尔前任松江判官有明敏稱閱十年來莅是司至之日首以倉為急務乃率僚吏即故基峙屋八十一楹既成求余記余謂脩廊縵廻簷角翔舞重欒傑棟屬連演迤此倉之興造也漉沙結白熬波出素冰裂雹碎眩轉的皪此倉之儲蓄也風帆海船隨潮下上富商巨賈雲合雨集此倉之發運也此固為美猶恐未之盡領斯倉者或玩戕邪溝暗港私販旁午私曰多官日少可不思所屏息乎或倉吏綱兵姦利相市混晶英而雜偽惡可不思所核視乎或上虧國用下闕民食利未興而害未除可不思所建白乎昔杜中立為義武節度使歲輓鹽海濱人甚苦之置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當時號為飛雪將劉忠肅責監衢州鹽倉人皆食善鹽且儲其美以為賞奬減十七八父老目為學士鹽今昭信建立若此則中立之才可見矣至於處監當之職任均輸之責如忠肅者尤當選其人昭信

生西域久仕華夏趣向甚可嘉敢併書以告至元癸巳四月某日

風涇驛記

環雲間皆水唯西南塘路可通郡故郡以風涇為喉襟蓋出入無不由此至元癸巳南省許置驛視公帑一錢莫敢動有鄉之好事者張某及近堡數巨室來助木瓦之費余與同僚度其地令端官陳青創屋十二間雖未盡輪奐之美館之所須亦畧備古者國野之道十里曰廬三十里曰路室五十里曰候館有飲食有委積皆所以待朝聘之官也今吏驛者賓至旁午固宜奉符閱數執牘書物展蠲潔之敬致供饋之禮勞迎餞別俾盡歡而去過是驛者朝憩夕庇其可折篤斲牽破舷碎鷁汚敗其室廬廢毀其器用畧不顧惜乎起四月某日畢七月某日至於規模日宏締構日增擅浙右傳舍之稱又當俟後來諸君姑勒石以告厥成

松江府廨記

松江古華亭民物繁夥為天下壯哉縣天兵渡江至元辛卯直隸省郡號維新縣治仍舊加以雨旁風日摧毀愈見其卑隘之不足稱也越明年某由翰林牧是郡與達魯噶齊瑪哈瑪鳧赉威同知王實喇巴哈奉訓府判趙德衍承務一意催科奚暇他及又二年偕赉威赴省陳奠病之尤者除荒租等額十餘萬府中漸廓廓然於是同僚叶議令民命賢脉稍甦爪期將近辟之不修復何待廼就木瓦竹石之所有補短以長代朽以堅易缺以完物則平買出俸金以酬直遠近聞者無不喜至有一二貴室願為之助或以梁或以米或以工役之費上不侵于官下不及于民始甲午仲冬迄乙未春季四晦朔而厥功成崇數尺之基敞五間而耳以左右屋者廳事也拓數丈之地合兩廡而翼以東西樓者吏舍也而又署參佐于乾詼架閣於巽嚴狴犴于坤遠庖厨于震其規模纔十七八翬飛翔舞已與雄藩巨鎮相頡頏以今視昔如隔仙凡每庭空吏散倚危欄送落日顧瞻

徘徊覺三泖之增明九峰之益峻水吾硯池山吾筆峰
發清思祛簿書之昏揮新句解鞭笞之勞呼皮陸於蒼
煙翠靄中問當時唱酬處亦可為公餘之一樂闔郡交
賀後廣威舉酒屬某記昔叔孫所館一日必葺陸抗臨
去繕完城圃我輩固不敢望其于視公府如傳舍略不
加省而去庶無媿故書其詳以告來哲

普照寺藏殿記

佛之跡不可得而見所留者言佛之言不可得而聞所
存者經自西方教入中國有曰十二部有曰六百五十
七部又有曰五千四百八十卷蓋如來四十九年之所
說諸菩薩大弟子所記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之所
傳與古今高僧賢達之所著舉而集之愈久愈夥非俱
舍何以置梵云俱舍此言藏至傳大士作天地輪以盛
經典令諸有情推轉乃謂之輪藏藏之不可廢也以此
松江普照寺據通闍俯連漪為郎刹冠淳祐間燬于火
若厨若廊若大殿由宋季及元皆次第崇脩稍還舊觀

惟藏院一瓦礫塲耳梵修主僧希白居刹之四年慨然有興復志會郡富室王提管國英慕善樂施以力倡率及大檀那來助始至元十九年之三月迄三十一年之十一月越十有三載而藏殿成共費一十五萬緡二十楹藏崇五丈廣半之金碧照爛粲漆精晃上有飛僊橋中有棲經亟旁有鐵圍山下有香水海每巨植砰轟人運機而神劾力如車之旋如風之行如雷霆之驚壯麗傑特雖百歲老人猶以為希有明年希白狀始末求余文余曰初經之未廣也或以銀或以金或以血寫者嘗多及經之既廣也印於福印於杭印於蘇讀者益少今五千四百八十卷貯以五百四十八函以五百四十八函而總為一藏以一藏而載之以輪是豈徒張皇詭異為一方之誇耶抑將見學者朝講夕誦內有所自得耶昔德山周禪師精究律藏嘗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温州安禪師得法於天台首閱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二師纔了一經已足超詣矧博通三藏者乎如白

之哀集經律論諸書包涵萬有覺悟群迷使人隨取隨足其用心固勤矣雖然凡聞是藏閱是經曾知夫經自佛口中來藏從人心上轉天宮有此法輪人心亦有此法輪龍宮有此海藏人心亦有此海藏白合掌作禮曰聞子之說是人心藏心同一悟轉乃藏之無盡者也願勒石垂不朽故書以授昌年重陽日記

種德堂記

世之肥其家昌其後未有不由積累來者積累者何培植盛德之謂也德在乎身榮及乎子孫猶日月在乎天而明及乎地珠玉在乎山川而光被乎草木故劉寶客云種德而芽乃生令子蘇欒城云種德之深不稼而穡蓋粹氣紆餘必世乃成也燕都任德昌世亨有堂曰種德一日會翰林集賢諸老酒數行世亨乞文承旨唐公學士劉公因屬筆於余余昔人以種德名堂記之者多矣如汪龍溪胡不以種木觀之百圍之木其始數寸之蘖救日月擾雲霓者固已萌其中趙閑閑引十年之計樹

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為善責報如持印券鑰合取所寄物今世亨居閩閩閱市鄽不為流俗所移輕利重義聚書求師俾諸子學日與賢士夫相徃還篤行有聞洗心向善由劉蘇之語驗汪趙之理庶乎其德萌芽苟封之而不閼滋之而不槁蟠根深而垂廕廣他日貽祉相承秀民踵出榮其鄉里者是種德之報也彼孳孳為利不知德為何物而或金紫驚人此朝華之草夕而零落又豈知余以德喻木之說余之說乃歲寒之松栢也世亨可不勉旃

肯堂記

人倫之道父作為重子述為尤重賢者能繼其志不肖者不能也周書以庶邦不肯伐三監之叛故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謂父致其規模子不基址況立屋乎由是天下後世公侯卿大夫通作克紹與否之喻非特為有國者設雲間衛謙有山其先水北公無恙時擬築所居西偏為燕閒之所志未畢而歿六年有山構堂三間

名之以肯提刑胡崇山既書復請余記前輩有言為常人子孫易為名公子孫難常人之後人不責備但守常蹈故稍進善則必名名公之後人所共指苟不自振立則何以滿衆望水北余舊識由門閥起身郡國號循吏鄉里稱善人才德兼全者也有山強學力行克世其業餘且不必論如義塾之米義莊之錢一粒一字皆有歸家山之木家園之竹一株一竿畧無損與夫三食之輩萬不侔矣余嘗造其居見左琴書右筆硯坐討論之頃

儒來飢寒之貧士而已堂雖不負仍有問焉專事挾持猶徒惡黨得登茲堂乎登則非肯也擅生是非讒夫謗客得游茲堂乎游則非肯也素嗜沉湎狂朋狎友得聚茲堂乎聚則非肯也固知有山方返問之不暇亦不可不勉

貢舉堂記

聖上嗣登大寶之初詔天下議行貢舉南北士子無不喜遣松江郡學甦星樓基新堂成某因以貢舉名既書

府教授馬允中等復請記乃志其喜而申其義貢舉之設蓋始于魏盛于唐寔賓興之遺意科目之良法國家崇高儒術自戊戌一試後嘗垂意取士之科時時梗其議而止今天語丁寧臣心協贊以人材為第一義雖鄉舉里選未易復如明經如宏辭如詩賦義論策次第舉行特反掌然則向之私議又安得齟齬於其間松江古華亭凡陸鄉之英顧黨之秀及鄰境之俊異有能體朝廷之意振學校之風吐江山之氣擬星斗之文游于斯聚于斯發鄉荐于斯將見躍龍門擢虎榜視此堂為飛梭之壁為登雲之梯何患似不佚至於陰相默議與時表裏使文一脉不絶非魁星降靈而何是知樓亡而堂日之樓其成壞顯晦固似不佚至於陰相默議與時表裏使文一脉不絶非魁星降靈而何是知樓亡而堂堂中之星亦未嘗不芒學者其無忘屋共十有一間經始昭陽大荒落之南至畢工閼逢敦牂之重陽元貞元年四月某日朝列大夫松江府知府兼勸農事張某記并書

西湖書院記

西湖在天下三曰潁曰許曰杭皆有之名天下莫杭若蓋地靈人力交相勝也余知松江之三年登郡西南放生亭基基在水中央問其水此西湖也竊惑而考諸志西湖乃瑁湖晉為陸氏養魚池宋為放生池或傳此即谷水水有丹砂常湧五色泉郡人士見者必擢第指為風水第一處襄回之方府治撤真聖樓遂命工掇三間增四廈而樓其北分八楹列五架而廡其西東低而挾起中央而門其南如蜃之吐鼇之負龍之居突兀於波光瀲灩中孰不爭覩而願游之既成矣余謂是郡由混一以來吾夫子燕居無所春秋社稷無所顧瞻陸名賢祠宇亦無所于是樓之上以像燕居庭之中以壇社稷廡之左以位名賢廡之右以舍師儒與諸生乃榜曰西湖書院既名矣有疑者問焉向謂三西湖皆不及杭誠古今確論今杭有西湖松江亦有西湖杭有西湖書院松江亦有西湖書院是四其三者乎二其一者乎杭有

三賢堂松江亦有先賢堂杭無社稷壇松江有社稷壇是規模果同乎果不同乎余應之曰比淡粧濃抹之西子生吸光飲渌之吳儂訪梅孤山問柳蘇堤抵盡橋橫彩舫載歌舞而留宴賞固彼有而此無倚九山照海之書堆環四塔揷天之文筆市聲隔峭楼影壓波吐雄文揮傑句呼清風而嚥明月亦彼無而此有且杭雖大不湖而城松江雖小不城而湖使教養日興人材輩出不害其為四西湖而西書院之稱至若奉先聖于斯祀先賢于斯而又祭土穀於斯正學者禮義誠敬所當務可不知韓昌黎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社稷與孔子及古之卿先生沒而祀于社者遺意也復奚疑疑者語塞而去因筆之為記始元貞元年四月畢八月莆士陳宏董其役買地之貲一萬八千术瓦之費共二十萬有奇來者其勿壞是年中秋日立朝列大夫松江府知府兼勸農事張之翰記并書篆中議大夫松江府達魯花赤勸農事尼雅斯拉迪音承直郎同知松

江府事阿達納承務郎松江府判官傳大有提領按牘
張濟邊汝翼同立

西巖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西巖集卷十七

元　張之翰　撰

引

真定鄭丈八十詩引

古之壽以百歲為上八十為中六十為下自俗澆政圮人壽日促七十已稀況八十百歲者乎真定鄭丈年登古中壽視聽不衰飲啖如少壯時子禮敬之嘗為福建省醫由便養乞歸欲求賢士大夫賀章請余為引愚謂有

保身之藥石乎曰無有也有延年之方術乎曰無有也但靜而無有澹而無欲不困於形勢之徒不泊於聲利之域消病疾於安閑變憂患於樂易故能處世愉愉也余曰嗇果得是道政與廣成子無勞無搖老子深根固蒂之說相近必將松形鶴骨為耆頤以上人其賀豈止此耶愚以藥術期者何太淺敬之惟孝養焉至元甲申重午日邯鄲張昇引

詩學和璞引

醫一術也非方論無以為良醫匠一技也非規矩何以為良匠矧吾儒之文章乎矧吾儒之詩學乎夫詩之來遠矣蓋見於唐虞之末著於殷商之時聖人集三百篇列之於經取其可以告神明薦宗廟風君上諭朋友故也至於春秋列國諸卿大夫未有不通詩者皆以所賦卜休咎成敗其為用如此降及後世有衍而為離騷分而為九辨變而為古調創而為近體然去古漸遠氣格稍弱中間自成一家得左右風雅者為不少世之人必

欲攀屈宋之駕登李杜之壇出乎喜怒哀樂之至情合於仁義禮智之中道可不知所效學求所矜式乎太原楊遯庵先生博綜羣籍尤深六義特集一書名之曰詩學和璞亦方論規矩之意也既成帙將鋟木以傳且囑予為引觀其事類精當句律嚴脩寔詩家趣堂奥之門戶求魚兎之筌蹄也或者問名焉余因告之曰璞之說非止以鏤風琢月之為工鐫花刻草之為巧亦庶乎使夫後學有以去浮華就簡質得詩之真復詩之本返詩之古者矣嘻彼讀是編不遡流以窮源循末以知本空紙穿字穴於其間者豈特反良醫匠之愧抑將見先生抱刖人三獻之恨也學詩者其勿謾

俱蘭石詩引

天壤間奇石由禹貢青州而下曰太湖曰靈壁之類固多如張氏子所藏俱蘭石者世則未聞也按唐史俱蘭國與吐火羅接南大雪山北俱魯河出金精琢石取之今觀其石青質白章金堅玉潤擊之鏗鏗然有聲其大

雪之所凝結乎俱魯之所胚渾乎金精之所變化乎皆
莫得而詰所從可奇者拳然一雲根隨風帆海船越巨
浸萬餘里以達中國既不登奇章之甲乙又不及宣和
之恩澤如有德君子塊隱於市雖窮年竟歲寂無人知
亦未嘗作幽憂慽悴色子盍薦以文登玉盛以高麗盈
注以天池水繚以博山雲求當代名筆發揮而鎮壓之
使與仇池齊名九華並價不猶愈于宋愚人什襲之為
寶者其或不然吾恐一日震雷忽驚隕星復化則悔之
無及西岩子乃引之於其端

吸月杯詩引

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俠客刺之垂其首於木上化
為椰子林邑憤剖作飲器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如
酒俗称曰越王頭飲其漿器其殼蓋始於此自梅聖俞
有飲罷之句張于湖有酒榼之詠元遺山有椰瓢之語
近時士夫多相倣用尤貴其小者至元癸巳予再到杭
與霍侍御恕齋郭御史北山飲鮮于都司伯機家恕齋

出杯纔容合許酒一再行便覺風味十倍于前恕齋請名伯機目之曰吸月乃取其目瞠然其腹吟然蟾蜍之象也諸君可其名將賦以詩須予題端余意吸月之恐非區區一蟾所能盡吾恕齋方辭風憲之職樂湖山之身遇浙間佳處輒留數旬或傾洞霄泉或酌烏程春至於湛晴空散浮雲升素魄破黃昏玉兎之影在手丹桂之香着人吞流光而嚥芳津澆胷中無一點聲利塵如謫仙舉杯邀月對影成三人坡仙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皆隨意而足視此可謂無神雖不余抬當與席賓說是年燈夕後十日西巖張某引

鄧秀才名字說

天下事未有不成於勉而敗於不勉故古之人多致力於此真定鄧漢臣有子曰思明年二十許玉立可愛方挾册從師學意前名有所未安乃請更於余余名之以勉字以勉甫從而語之汝讀書學道他日為君子為善人為名卿材大夫要能從此字中來幸毋忽

濟南趙氏二子名字說

濟南趙國罷以貲雄鄉里而復樂施生二子乞名字於余余取語見得思義之論而名其長曰思義而字以遜之取記見利而讓義之語而名其次曰讓義而字以期汝於有成也其或不思不讓如義何如義何

魯君友字說

清源魯氏子棣孫字君友請余述其義余應之曰此棠棣之詩其說諸儒雖小不同大率不過謂兄弟如華蕚相承相附相親相恃故能強盛光輝也兄弟者天屬也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在父母左右食則同案衣則同服未始不相愛也及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未有不少衰也蓋篤厚之好日少疏薄之情日多非深於友悌者曷以免此今君友承閟閱之後處昆季之間乃父既名以棣復字以友是必欵相承矣相附矣相親恃矣果能熟讀此詩不負其義余雖歸中州去清源數千里他日聞

郡中有同居一庖為世家法者必曰吾君友也

夙桃字說

建安夙景說携其子桃謁字於余時年十有五問所讀書皆歷歷成誦問所學詩章字畫亦進退可喜從而語之曰古人以草木名者多矣如穆公以蘭惠伯以赦令汝父學古又命汝以桃是必有所為而然也雖然桃之為木果屬也蓋本不茂而華不秀華不秀而寔不美觀子之強記默識可謂本茂矣觀子之作詩寫字可謂華秀矣但未知將來立身行道結寔何如也故字以汝寔桃乎桃乎汝既茂既秀當思所以寔美之意慎毋望乎生摘之與蚤成也桃其勉旃

接花說

夫草木天地之有生世人之無情亦當可愛而不可去者何哉蓋必有所主而然故杏之於孔壇蓮之於周茂叔菊之於陶東籬梅之於林西湖之類是也至元丁卯余寓相之明年見吾友者於所居之庭寔命其徒伐花

樹且謂厲爾爺斤備爾罷用我將惡俗而好奇仍舊而置新誅此而活彼也乃詢其術曰以春之孟木性所未動半癡半死如醉如夢是時去其本根易以他榦且重封複畏庶寒不切肌膚風不迫釁隙已逮乎二氣降升雨霄以霑露澤以濡俾津津脉脉勾連貫通既而癡者覺死者甦醉者醒夢者寤萌時而萌蕾時而蕾至於花之盛寔之美又非向之所比殊不露其補結痕渾然造物胚胎之所出也余聞之竊自喜曰今吾友之居荆棘剌眼者有之蓬蒿沒人者有之以子之術將見他日芟之夷之剪之或易以為松或易以為栢或易以為芝蘭玉樹使人望之可喜可愛未必不由此矣噫花植物也苟識其理順其情能變俗而奇仍舊而新即此而彼以人力之有為奪花權於無窮矧人靈物也可不去寸田之惡苗而接以善萌可不去客氣之浮華而接以正學之成寔哉或有不道德為根株不仁義為枝葉甘老於無成問之則曰天之所挺生性之所秉賦賢則賢愚則

愚寔終身之不易者何不思之甚也吾願見其人亦以是語之

贊

葵軒壽容贊

烏紗者巾斑杖者筠舉頭便是南山雲着脚不到東華塵悠然有淵明之風味飄然有太白之精神及其廻而之乃青社所謂乎葵社老人

高相士真贊

鬼其眼人其口閱人多矣十中八九胡為半世而蹉跎不救一身之奔走以余觀之雖日近於公卿決非奪富貴之手何如杖屨青山圖書白首參華岳陳希夷以為師訪茅山李士寧以為友列名於隱君處士之間此分內之固有待子倦游時然後知余言之可取也

鈍軒逸皓贊

鈍軒逸皓趙君余聞之舊矣至元壬申承楊公作芝蟠研滴詩每以不熟其

面為恨後七年己卯其子穆克敬以君真贊見請時諸君佳製已成巨軸因例題其後

智巧創物神術寓占猗歟趙君二者皆兼或鼓治其芝蟠或盤礴於風簾慮跡之弗晦與德之不潛復逸皓而自稱配鈍軒而自譙若謂逸其好古也甚勞若謂鈍其名世也甚銛是必有所深得恨無從而可覘及覩夫落落眉宇軒軒鬚髯凡三招而不答但風動乎霜縑

王泗州伯潛真贊

端其躬不潛而充正其容不測而冲列而馳鬱乎澗底之青松飄乎天際之孤鴻是造物所畀有大不同登泰山蜀嶺以壯其氣觀江濤海浪以擴其胸將見斡千鈞之筆續虎豹而去蚌龍或置之嵓廊可以作時雨或處之臺閣可以生清風彼泗水者不在乎外而在乎中也

洪崖先生畫贊

胡東皐夢弼以洪崖先生圖見示觀其神行風動飄飄然如遇於蓬山閬苑間亦自覺非

塵土中人也故喜為之贊曰

瘦笻過頭帽壓肩短靴烏帶紅衫鮮鬚眉修疎目光圓
不騎雪精後空牽飄然一氣橫青天不語知是洪崖仙
僕有五人役使全所執各殊名亦偏怪怪奇奇相後先
終南太華遥相連乘風來來去凌烟今在君箇山之巔
自憐無力耕寸田平生漫讀書八篇幾時落盡塵中緣
取壺長盈杓自然與公共醉春風前握手一笑三千年

白馬真人瑞像贊

昔乘青牛車乃侍經於度關之初今騎白馬像復授經
於昭臺之上既變化之不常爰飛騰之可量僕欵求九
丹之訣扣三寶之章但見紅雲融融紫霧濛濛恍不知
牛之為牛馬之為馬真吾夫子所謂其猶龍乎其猶龍
乎

墨竹贊

茆山道士梁中砥購此幅於燕都畫肆中印
則文湖州名也須鄒語題詠昔湖州為道師

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勿令他人畫字待子瞻來作詩其側今中砥得之視執中固無愧區區不才敢望坡仙髣髴乎因謝不已乃贊之曰

異哉老可何物蟠胷發草聖之餘蘊寫墨君而尤工游戲三昧造化同功獨逼真於蕭郎屢見賞於蘇公橫枝忽當眼一洗紅紫空色澹意足形瘦氣充便欲掃空庭之落月來靜坐之清風昔贈道師有曰執中余意君其後身不然何二百而偶相逢邪

孝猿贊

武昌民家有二猿一日母死其子抱哭不已家人知莫可奪乃空其皮寘之以草子哭之如初吾文端御史因按事得詳命工繪畫圖名之曰孝猿西巖張某為贊曰

昔有射其猿母子嘗為之塞瘡今觀抱母皮而哀母死又豈拔箭拳葉之可望當其痛入中腸淚下淋浪一叫

而山月墮再叫而江雲蒼行者聞而欷歔過者見而慘傷悵茲猿猱之安在恐遠隱而深藏或將封巳佚衣周服孰謂之匪當不猶愈於中天地而立稟萬物之靈反不卹其親喪

銘

碧澗堂銘

武夷詹德父洎其弟正父取朱文公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之詩名其堂進齋徐先生既為之說西巖張某又為之銘曰

崖蒼兮鐵顏澗碧兮玉色踞蒼碧之佳趣乃武夷氏二子之所宅堂既肯搆牓亦隨揭朝於此而進德暮於此而脩業是豈徒宿簷下之白雲汲階前之明月仰巉巖萬仞者即吾氣之剛直俯泠泠一派者即吾性之澄徹融物我而為一無內外之分別若是則石可裂名不可滅泉可竭弗不可絕將有光乎考亭之詩與夫進齋之說演而銘之者又何負西岩之逋客

山水石硯屏銘

至元壬申春二月朔日余見相國平原公子復遠於私第之東齋公子適圖書之暇示余以山水硯屏余愛其天地挺秀水斲玉削特立不滿尺許而嶄岩峭崛之狀洶湧淼漫之勢起乎目前久而視之則心融意會使人塵臆豁然無異於倚峯懸瀑之下寔几席之珍玩也因為之說曰世之卿相之子率多挾豪恃貴佚游嬉戲日作聚蚊之樂顧筆妍為何物今吾公子遽肯區區以片石為貴蓋造物之面使客卿得以肆其志濡毛錐之首使楮生得以騰其光庶吾公子常常見之猶市几之有法槃杅之有誡觴鏡枕杖之有銘得知聖人有樂山樂水之理日夕靜動體仁與智將見親賢炙聖澡身沐德以之屏矜色辟妄

念槩邪氣心田如硯之事防閑性天如硯之涵清徹也如是可為君之奇玩君可為屏之賢主所謂造物者之意復何負為公子聞之喜曰子既觀之而又說之更當為我銘之故硯之有屏恐以塵人於外物兮可汨乎貞

動石銘

第二峯有石方丈餘以手可動故為之銘銘曰

生中峰鎮八洞萬牛不挽一步前兩手可觸千鈞重倚松風兮無入海之鞭枕蘿月兮有游仙之夢既不走於資又不隕於宋茲乃陰中之陽靜中之動可謂得艮之體而兼震之用歟

李長卿有本堂銘

最靈者人肖形乾坤匪父與祖孰子若孫如水之源如木之根乃浚乃培益大益蕃齊有李君克踐是言我作

堂銘以貽後昆

探賾齊銘

成變化者莫神乎蓍定吉凶者莫知乎龜後之君子則而象之探賾玩賾夫何遠而

箴

筆箴

筆者必也君子建大議決大疑斷大事成敗必於斯焉故曰筆然售是藝者尚鋒銳則易敗攻媚說則難任陸生能兼之世濟其美亦苕霅之善善者故胎之箴因自警云

錐不利天下否用則昌天下光骨鯁于厥躬人豈爾從闒茸于厥衷世豈爾庸剛則抑柔則直吾以汝為良弼惟必能一惟一能畫敢告君子聿修厥德

西巖集卷十七

元　張之翰　撰

欽定四庫全書

西巖集卷十八

題跋

題江景良所藏朱文公帖

襄嵗過考亭訪文公遺墨於諸孫時天戈甫定散落已無幾頃會越帥汪恕齋孫景良出此巨軸皆與景良高祖提刑魯祖侍御往復之書何用心之勤耶意世之碌碌無聞者雖長篇短簡累千百言魯誰之顧公詞翰為

人寶藏若此此學與不學之分也後數帖尤佳至於篤姻聯叙親情中間以道誼相期勉者諸公言之甚詳茲不重出景良可謂世守家法者也惜無能薦達之至元壬辰春邯鄲張某歛衽書

跋莊曉山雞啄粟

閩山莊曉山作詩類百篇題號雞啄稟說者多取風雨君子不改其度之義余獨以為未盡曉山勤於詩者也雞啄即雞鳴也豈不知雞鳴為善者舜之徒雞鳴為利者跖之徒所趨雖異其勤不殊是雞鳴而起孳孳為詩者非曉山其孰歟試呼窓間司夜能言共評此說為何如

題資山集

詩固多體有館閣有山林有神仙有英雄蓋人之不齊所作亦不齊如鄭先生資山集乃英雄之詩也世之論資山吐清氣於談兵之餘寫壯志於看劒之際抱負如此無成以終嘗有位不究才之歎余獨以為不然想當時同輩從軍戎處富貴者亦不少乾旋坤轉泯泯欲盡

而資山之名方傳非詩能致此耶奚歎為覽者試思之

書默齋手帖後

嚮觀劉後谿序默齋文集有曰先生性命之談如云易有太極濂溪加無極何也方寂然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是太極也今學者千百言不能盡君則數語而足及作明道祠記又云學者察於日用驗諸同然者皆廢倀倀然莫知所歸論說徒多踐履益薄終日談六經未必不疑六經也此碑一出惡其言者尤衆或達之權臣遂罷廬州機幕竊嘗疑先生師南軒友晦庵當宋朝正尚此學莫有異同獨敢建為此論恐亦序說太過也頃過上饒於先生外曾孫王遠家得默齋全集讀之其說具在復觀是帖其辨義利甚明嗚呼非當代豪傑不惑於世利不移於流俗直以孔孟為主亦何以至此玩味再四不忍去手益知默齋之學可敬矣後溪之言可信矣世之為學者可以有所警矣

書懶庵別集後

始予過江浙閒聞懶庵才名竊意師木優婆尼不過多讀本色書能作本家語耳及讀是集見一詩一文皆從法度中來無半點蔬筍氣使人三復不已可謂所見勝所聞矣

題留君衛家藏水林手澤後

平宋之六年余自江浙入閩時故家文物零落殆盡惟紹興丞相後留榮君衛藏書尚在意必有可觀者既而果出水林寄雲麓水調歌遺墨求跋水林于雲麓為弟於君衛為叔祖也其詞似稼軒其書類山谷以余觀之非水林脫縕紈之習積筆硯之功何以作此非雲麓謝館閣之榮就山林之樂何以當此非君佩家庭之訓楊祖考之名何以寶此噫彼不讀先世書不學先世文聞君衛之風亦可少愧矣

題山雞自愛詩集

楚州陳平埜以詩鳴淮上其題其集曰山雞自愛蓋取

照影以自況余謂詩之學非精神雄俊不足以到骨格開張之時非文錦絢爛不足以造皮毛脫落之地平埜能變化如此當有千萬人之愛奚自愛而已幸無溺近世梅詩自逋仙兩句以降大率不過琱花刻藥而已未有如劉教諭洪父以太極六經梅等題演為百詠者究其用意蓋欲內外透徹彼此混融梅即道道即梅故說性說理處不患其不幽且深但恐搜索太過令洪父年踰七衰精力尚健向晴窓淨几時加點校使五千六百字皆妥帖而渾成開卷一讀便覺暗香直到玉冲龍中吾知其必傳至元丙辰長至日西巖逋客張某書於維揚寓舍

跋煙村縱牧圖

歲在馬羊赤地千里不下一粒種饑民食牛將盡忽見此童縱數牯於煙村風柳中方熙熙適意不知童之為牛牛之為童物我相忘之態其可喜也夫

題長沙喻清仲紀行編

長沙喻清仲赴京有紀行一編朝廷諸老皆謂得洞庭清淑之氣帶湘江款乃之音此固妙論以余觀之清仲年方強仕抱負不淺北走數千里由崴貢而觀圖光見中原之河嶽萬方之衣冠九衢之鞍馬必有得于胷中將發揮所蘊隨意落筆恐不止此他時榮歸試傾囊自較當驗斯言

題藍山近墓

戈陽張先生以近墓示余讀之灑然見一詩一文無半點塵土氣意必朝餐藍山之秀色夕飲葛溪之寒光不然何胷中清至此耶

跋屏山集

崇安劉伯祺洎其弟伯祖以祖文靖公屏山集見惠且索數語為跋予伏讀再四竊意聖傳論復齋銘諸作世所共傳固不必論如朱晦庵辭一篇中間諄切至到灼見底裏可謂盡善誘之道也世人以晦翁後游延平門又

嘗極口推贊便道皆從李學中來正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

跋林野叟詩續藁

詩僧莫盛於唐宋唐宋纔百餘人其傳世大家數不過如皎然靈澈貫休齊已惠崇參寥洪覺範餘則一詠一聯而已萬沙林野叟有詩名淮海間近袖續藁過余余愛其氣無蔬筍語不蔓藤奇聯警句已足出乎人一頭地抑未知曾參皎澈銅椀歌東林寺之峻拔乎曾擬休已古意風琴引之精深乎又未知魯效崇寥覺範淮上別墅臨平竹尊者幽潔之興老健乎觀叟之刻意餘藁必有是作待他日見之當於諸老間立伯仲論也

跋王吉甫直溪詩藁

近時東南詩學問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靈不曰四靈必曰江湖蓋不知詩法之弊始於晚唐中於四靈又終江湖觀直溪所作至其得意處可以平步晚唐矧江四靈乎悠悠風塵作者日少我輩更當向上着眼江南

耆舊中尚有文本心在聞吉甫嘗遊其門他日試呈似之公必笑領

跋張從之止詩卷後

至元癸未來山陰府從事張從之以止軒詩軸相示蓋渠鄉中時所得也余謂中州諸名輩如此老天假之年得見混一使之登會稽探禹穴其所作豈止此耶

跋草窻詩藁

宋渡江後詩學日衰求其鳴世者不過如楊誠齋陸放翁及劉後村而已固士大夫例墮科舉傳註之累亦由南北分裂元氣間斷太音不全故也余讀建安劉近道草窻詩藁見其風骨秀整音韻閑婉在近世詩人中儘不失為作家手然中原萬里今為一家君能為我渡淮泗瞻海岱游河洛上嵩華歷汾晉之郊過梁宋之墟吸燕趙之氣涵鄒魯之風然後歸而下筆一掃腐熟吾不知楊陸諸公當避君幾舍地但恐後日之草窻自不識為今日之草窻也

跋李東巖斐成詩藁

東坡謂柳詩在淵明下蘇州上所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李君東巖有詩數百篇尤長於五字蓋善學韋陶者也余於是藁故書未知吾東巖以為何如

跋舜泉詩後

舜泉在歷下古今題咏固多干戈以來惟歐公石刻在至元辛巳孔文貞從善來任郡幕拜謁之餘訪求遺文得今內相復齋先生唐律一篇勒諸翠琰期與歐詩為不朽若從善者可謂好古君子也

跋蘭灣詩

丹碧趙君元袖敗冊數葉謁余曰此老夫蘭灣詩也平昔所作甚多兵後僅有此耳余以公事倥傯未暇一讀渠即持去欲求完集相示越數日竟無別本但出片紙請跋余應之曰君知夫蘭乎古人謂不以無人而不芳此君子也久而知其芳比善人也今君既以蘭灣名其

集余雖未熟其詩是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作蘭語有善人之行然後能稱蘭號否則非吾所知待他日得君全集當別下一轉語

跋彭萊山飢來詩藁

廬陵彭萊山携飢來詩藁過余歸舟齋須數語為跋世有坐詩窮者乃易窮為飢是加窮一等矣古今詩人惟東坡最知其飢故詩有清詩咀嚼那得飽又秀句出寒餓蓋不飢則不清不餓則不秀今萊山走江湖數千里空囊蕭然無一字堪煮腹雷鳴而腸火煎日夕作苦吟聲果得坡之清出坡之秀猶恐飢之不至復奚辭或謂方將挾星術游天都饜五侯之鯖醉千日之酒以療平生之飢噫此詩之外者也非余所知

跋詹山笠詩藁後

近閩冠起建之屬縣衣冠文物零落殆盡浦城詹山笠獨携此藁脱身於閒関鋒鏑中又且進進不已是必天欲大昌其詩君不可不勉

跋徐擇齋詩文後

自余至泉南訪前賢遺文皆曰洪陽巖徐擇齋文筆之傑出者也既得陽巖雜著而徐藁藐無聞焉或云易簀之際手自焚去方慨嘆不已劉君衛持詩文一軸見示乃擇齋為渠家所作也讀之甚有古意因録藏行橐傳歸中原亦豈特使斯文不朽將見世之名公鉅卿論東南文物自歐陽詹以來勿謂泉無人也

書徐復齋閔墓詩刻後

復齋先生嘗提刑山東甫再歲而去所留篇什蓋散落無幾後數年某承之憲幕得閔墓詩其格老律嚴固不必論至所謂愧無善狀不宣遺化之語又可見當時為治自儆之深意也噫以先生之才之名之德尚且若此後之君子宜如何哉乃命工刻石以龕

書吳帝鄉餞行詩册後

江南士人冀嘗謂淮以北便不識字閒有一詩一文自中州來者又多為之雌黄蓋南北分裂耳目褊狹故也

盱江吳帝弼近由建學提舉得主安仁簿以燕都諸公餞行詩見示由鹿庵左山二大老而下如宋祕監之渾厚王禮部之圓熟閻侍講之典雅李諭德之警戒徐參省之情實魏侍御之雄抜馬刑部之精切瓜爾佳郎官之感慨楊修譔之古秀王儀曹之巧麗皆余所素知南來所未見也君携此册試令向之好雌黄及謂不識字者一讀余不知以為何如

書黄山翁仰山詩帖後

余為翰林時嘗與院中諸公游都西玉泉香山諸名刹往返数日唱和成軸惟仰山稍遠留竣他日今觀黄山翁帖刑容煙景盡在目前不惟此山之不必游如此詩此字亦不可復作也晴窓展玩不覺歎服

書丹山詩刻後

宋季士之趨時好溺時習奨于科舉訓解者十八九獨丹山先生能游戲二者又嘗辛苦于詩故一時篇什如韶州曲江墓諸作皆為人摹刻至今傳玩不已非胷中

自一天筆頭有餘地卓然自拔于流俗者亦何以得此
後之君子誦其詩想其人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警也
夫

題曾茶山風月堂詩

西湖書院既成山長陳宏訪石欲記其事得廢碑于華
亭尉廳故址余往視之土花斕斑注目再四始知茶山
曾文清公隆興間題風月堂詩也堂舊在湖上詩有西
湖地僻少人知之句其孫果淳熙乙未尉華亭時所刻
余遂命宏移立于湖之燕居樓下公贛人諱幾字吉甫
清江三孔甥嘗問句律于吕居仁渡江後陸放翁師之
得其傳故贈公詩云清如新月初三夜淡似中冷第一
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為詩人推重如
此仕至禮部侍郎逆數刻石之歲自淳熙乙未迄元貞
乙未周兩甲子有物護持不與瓦礫俱碎今復鎮是湖
豈無数耶輒不自揆追和四詩且及公出處之大畧使
來者有攷云是年長至日邯鄲張某題

題詩意圖

此圖趙集賢寫茅山梁中砥送僧道存意也中砥黃冠能詩者存雖余未識觀其詩知其為人方二教遍天下其徒相詆毀不啻若敵國然今梁與存反常合道畧跡取心以氣味相得不知黃之為黃緇之為緇能往來為方外友宜名筆發揮如此三茅余舊游山中一樹一石皆當時杖履間物耳想夕陽下明月出飄飄然行吟于松聲楓影中亦平生之至樂也但京塵撲人不能推敲其旁臨紙著語良用悵惋至元辛卯六月望日題于大都所居之西齋

題高文舉篆千字文

後世之評篆者嘗謂李陽冰後便到党竹溪竹溪後便到高松庵留宋十六年向之真蹟尚不可多得況北歸後者乎至元己卯燕士趙克敬所藏千字文示余蓋授渠絶筆書觀其隨手任意無半點幽憂不平氣政如子美夔州後詩退之潮州後文皆不煩繩削而盡神妙矣克敬能

刻諸石得與党本並行千百載之下亦足少慰公於九原也

書龔存耕集慶圖後

自帝氏宗會法蕪氏族譜記後世之士夫鮮留意於此今觀高沙龔君存耕集慶圖至於叙尊卑第長幼初不計其豐儉厚薄惟以無忘親情為主茲亦帝蕪之遺意也存耕兄恕齋而姪六牖蓋族之長而賢賢而又文者龔氏弟昆子姪方森然欝然果能尊其訓誨聽其約束豈特使人人有和氣世世無間言又安知將來不有名節如楚两君治政如守渤海者出乎

書進齋進學圖後

福建自歐陽詹然後文學興至朱晦庵然後學道盛近世士大夫非朱書不讀以歐陽學為諱故晚生後學凡集解講義多可觀至於鴻文大冊可以聳動當世垂耀後來百不一二見此學與不學之判也至元壬午余由泉過建教授吳君可大以其師徐進齋進學圖求跋余謂

進學之事蓋晦翁説之詳矣諸士子講之熟矣固不待復贅辭其旁然亦知夫韓昌黎有斲張宛丘有記乎此二公之文温粹雅正反復至到亦非外乎禮經所謂進學之道學者果能兼通博取合而為一言則成文文以貫道恐亦不害於性理方南北混一光嶽氣全大音復振之時必當有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如龍虎榜中人出又豈特無愧向之訓詁傳註而已觀圖之所有浩乎波濤者溺人之津也飄乎蓬帆者濟人之舟也奚乎門闌者指人之關也蔚乎花竹者托人之宮也而徐之區區為是者雖曰自警亦由世之人多溺於所習死猶弗知而後哀之也噫彼覽是圖讀是説或迷而未復惑而未悟幸無使後人復哀後人也是年七月晦日邯鄲張某書

跋金壇李氏唐誥後

曩讀王明清揮麈録載丹陽吕城李格秀才系唐大鄭王出有武德貞觀以來告勅奇甚至元辛巳余以御史

裏行道其里時燼宋甫平陵遷谷變問竹林委巷杳不知其何許後二年族孫浩泊弟鎮由金壇抵廣陵持遠祖觀察公綸軸請跋即王所載之一也余愛其文章字畫展玩再四恍然如見其人既歸其軸從而語之曰自唐迄今已數百年中間幾變亂幾磨滅矣而故家遺跡能不墮於埃塵灰燼中非神物護持何以至此汝昆仲當三緘十襲寶傳無窮如遇催租人至慎勿輕出求免吾恐入渠手又有甚於寒具油者也

跋張老鵬飛所藏李仲方詞翰

前輩有善交久敬之義遇同志文章字畫妙處未始不極口稱道如王安石謂司馬溫公撰呂獻可墓銘為西漢之文蘇東坡謂蔡君謨書姿格既高而學亦至當為本朝第一今鵬飛提刑出故人李君仲方詞翰裝束成軸請諸公題詠以白於世雖死生交情亦王蘇之遺意也彼好幾評務矜誕視一世人文字皆出己下者能若是乎

書翁存中字說後

文章所貴乎不孟浪不冗長不隨人後必卓然自有所見從胷中流出可也古心江先生為翁澄存中作名字說纔三百餘言中間抑揚屈折說盡許多義理非平昔函養所見不偏流出胷中者何以至此存中寶藏之其三復之

題王氏名字說卷後

人之有名字舊矣自商甲乙後周有顛有夭春秋有逆有

戾本所為別稱道初未嘗計美惡降及後世例擇其名表其德雖父之命子師之訓弟亦不以譽為過蓋古道遠名字愈美人才愈下矣觀止軒先生所作王氏名字說不過情不浮實隨昆弟子孫所遇皆有以見規戒之義先見弟焉更其名為汝從而字以審言後見兄焉類其名為汝弼而字以輔言所未識如審言掾東曹使絕域擢中省已籍籍有聲及經歷博郡甚為尚書宜山公所稱嘗為渠題詩有瑶林瓊樹風流在緑水紅蓮姓

字香之語槩平昔云為可知非洪範言從作意中來曷以至此其命二子一孫有曰登伯升者有曰長仲恒者又有曰似惟有者方皆進脩不已汝讀易至升可不思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然後用見大人也至恒可不思君子以立不易方然後利有攸往也讀詩至皇皇者華可不思君子有禮於朝有功於國然後使之世祿也噫止軒謂與王氏立名立字有三世定数在余亦謂若王氏慎思慎行有三槐定期在歸見宜山公呈此軸見不肖無雄童傑句而區區與字說下註解語亦必為之一笑至元庚辰十月二十有二日敬跋

跋俞娛心小槀

余嘗謂北詩氣有餘而料不足南詩氣不足而料有餘如娛心所作其欲兼之者歟故喜為之書

跋梅臞小槀

至元壬午余取道建安得任君君弼於稠人中雖未語盖風神態度望而知為佳公子也方囊琴東書東奔西

竄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有詩文數百篇號梅
臞小藁士之題跋者莫不憫其窮而不堪其憂余獨以
為不然聞君在亡宋時為大參宣憲之孫樞密丹山之
堉自妙年登巍科歷膴仕處富貴三十年不有流離頓
挫以刮其膏粱綺紈之習必幽憂憔悴以磨其絲竹聲色
之餘其何以得歛華就實之詩霜降水落之文耶今國
家混一訪求遺賢如君之才學之名豈終老於此將見
今日之小藁必為後日大發達之具也君歸與梅語渠

當領余言

題張治書夢符所藏山谷書遺教經後

右夢符侍御所藏山谷書遺教經後有箕山晁說之等
觀于高郵題識時靖康元年冬十二月也按說之字以
道一字伯以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嵩山景迂生東
坡嘗以著述科薦之由著作郎遷祕書監又除中書舍
人兼太子詹事以論不合去國蓋是年出京避地高郵
凡所書乃易嵩為箕較其時與跋江南後主詞翰後先

為無疑但本集偶遺之耳自靖康丙午迄至元乙酉已一百六十載自劉吏部至吾侍御又不知幾姓能不墮於埃塵灰燼今復觀於此豈無數存其間耶恨無景迂大筆發揮而鎮壓之聊以鄙語紀異庶觀者有考是年四月初吉邯鄲張某敬書於高郵客舍

西巖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西巖集卷十九

元　張之翰　撰

書

求復齋川行圖書

至元丁丑某為憲臺屬椽同監察御史霍君國瑞被命刷兩川行院卷冬十一月至漢中時陝西按察僉事魏君太初亦有分巡巴蜀諸郡之行遂成同途越二十有六日過利州渡嘉陵上三重嶺才數里許雪作望天梯

石磴滑莫可上不肖輒舍馬徒行魏霍乃力驅其前不半驛皆連墜梯磴間其險有不可勝言者蓋五者魏而二者霍也侵黑入葭萌驛酒再行太初舉杯相屬曰吾書生雖知有蜀道難何曾夢寐一見今親履其處亦平生奇絶之冠遠與君同行君當以詩形容使為將來行役故實故作長句一篇曰墜馬前若俯且伏者霍御史也後如醉相扶者魏僉事也曰徒步更在百步餘者不肖自謂也由此不肖每有顛踣語魏必次韻魏作不肖亦兄與人交必誠寔好讀書務踐履由是遠近稱其賢後得製墨法遂居燕都不三數載名動搢紳雖曰鬻墨書籍戚與焉或誘以厚利令改圖者子玄止之曰墨與書息固微尚可近聖賢接鴻碩使子孫不墮斷中不過貧儉而已又奚害故終身守其業初十五六在仙臺之白家寺見白金一篋時寺僧逃去不能知其孰遺乃留篋以俟越翌日復至寺有主段禪訪其篋詢得寔而盡歸之一日坐墨肆有客買細硯見肆中所賣硯即欲持去

子玄以寔故茲庸石也欲細當求其家良硯則可渠嘆謝而去曩歲累奉旨造墨選墨工數十人俾領之子玄嘗入山林立洞窯取烟之遠者造龍團玉千餘餅悉極其精妙每進上甚嘉賞賜酒盡醉當時王澹游李虛舟王鹿庵諸公俱有詩文年七十終于家娶黃氏再娶秦氏生一子名德修余為述其行事異時史家叙卓行之士庶幾有考焉

碑銘

如之後蜀中有錄為東川唱和凡詩詞餘百篇竊讀之中間固工拙不同皆太初與不肖數千里往返紀行之之所作也明年春別太初于興元偕瑞入秦聞秦中有川行圖及觀乃好事者取不肖前詩語句此詩便是刱行圖三字繪之也其摹寫甚妙因索圖呈參政左山公慨然題其後後還燕士大夫傳玩累月竟失圖於王仲謀內翰家僅存其詩到鄆嘗語及孟郎中德卿已許別作一軸頃又得左山姪台元所畫後圖仍錄參老詩於左

乞閣下一揺筆書三數百字于卷首使作者知圖之所以不惟不肖幸亦庶乎補他日東軒全集中附載事跡之萬一閣下其諒之某再拜

傳

王仲玄傳

仲玄字子玄潞州壺關人父進母李皆簪纓家國初兵起流落德興又轉徙檀州子玄始生檀之仙臺里性淡薄不喜華靡稍長便振拔以耕鉏養其親以勞苦代其

故昭義軍節度副使王公碑銘

磁為州領邑四自唐至宋而金名士輩出每遇與通都大郡相頡頏蓋山川英靈之氣鍾于人若此近世即如樂御史舜咨曹徵君子玉胡太守國瑞諸老雖大變後流寓於邢於相以歿其聲華行業亦未嘗不為吾鄉重昭義軍節度副使青峯王公乃諸老中重吾鄉之一也公諱無咎字安卿世為磁之武安人祖諱德祖母華氏再娶司邑吳氏再娶同里徐氏五子公徐女曹氏父諱植娶司邑吳氏再娶同里徐氏五子公徐女

之季也姿警悟儀幹秀偉目如畫幼習舉子業年十七赴試平陽是歲聖人有金城賦得薦報者至喜曰教吾兒學今已中舉吾瞑目無憾矣自是馳聲場屋兩至御簾當金季宗室雖宏開閫林慮制許選河朔終塲十八人命之官公主魏縣簿時天下亂不樂仕進挈妻子隱之山中當路者復薦授昭義軍節度副使勉為一起即移疾去聖朝龍興晉趙間猶反側獨平定皐和等處摠帥聶侯珪稍撫定往依焉侯遇以禮居平定顧皐洛山水可愛遂築室沿山下有秦溪二別墅杖屨往來因家其間自號青峰亦號三體青峰武安山名示不敢本居無事喜作詩不道尖巧艱澀語吟咏性情自遣而已生平得古律若干目曰青峰詩集傳于家為人誠厚樂易犯而不校有古君子之風嘗與元遺山李敬齋游尤為二公愛敬我嘗相夫君栽栽稱天官玉樹臨春風綠髮顏渥丹不珥銀黃貂亦當切雲冠此非遺山題秦山圖之詩乎先王廣博易良所以感動人人之喜意若張咸

池之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而與天地同和此非敬齋哀挽之序乎生大定二十九年己酉卒春秋六十有六甲寅六月八日權曆巴城壯原敬齋私謚曰文靜先生公之出處可知已夫人霍氏再娶張氏司農少卿維藩之女子畏子三人長曰臣次曰構奉訓大夫國子司業次曰禮昭女孫五人長適樂平張驥次適賈羊次適孟某次適太醫院令史張遇餘幼曾孫四堂塈垕至元壬辰將祔葬于武安鳳臺鄉徘徊里先塋構

綠公行寔須鄙文以表墓噫某去鄉有年前所謂樂曹胡三老近聞比葬州之西山果遷公歸將見群仙並游于雲烟縹緲中吾州山川之氣復還乎構字嗣能文學事業克世其家昔在封龍同登敬齋之門在神鉦同訪石嶺之墳在京師同掌憲臺之文相看華髮義其可辭

銘曰

猗公生兮抱負奇遭世難兮尼所施築秦溪兮結茆茨山幽深兮水清漪春猿吟兮秋鶴飛適吾意兮昌厥詩

巔涯丹兮霜鬢髭玉樓成兮去莫追故鄉杳兮天一涯
鄉之人兮空嗟咨彼蒼蒼兮果誰知貴在子兮乃後期
澹清風兮久無姿魂兮早來歸不安此兮欲何之

大元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趙公神道碑銘

國朝肇造區宇起自朔方一時豪傑多出雲代間蓋天開大統必有乘風雲依日月佐命之人共成之雖文臣武將後先不齊其建立設施歷歷皆可稱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趙公薨名之烜赫者也公諱璧字寶臣世為雲中懷仁人高曾忘其名大父諱貞父諱伯山至七男唯伯父某泊父伯山在餘隱操畎畝故祖妣郭氏生不知所向妣李氏生二子長佛祐學浮圖法次即公也初妣李痛趙氏昆仲不文嘗仰天自誓我若有子必令讀書及公稍長從九山李徵金城蘭光庭學朝誦暮課一日千里年二十三有薦聞於上召至行宮愛其精敏但以秀才呼首下漢境徵四方名士自後王府事咸興

焉憲宗臨御總六部于燕年少氣鋭嚴而不苛捄時善政多從公出由是天下知其名其奮發有如此者壬子偕朝貴莽噶開府史公為河南經畧使河南甫罹兵亂民不聊生辟前進士楊果陳紀為之佐楊後參大政西庵公也至于鋤强暴屏盜賊造楮鏹立屯田固疆壘廉郡邑年未朞境内熙熙以治最稱其惠養有如此者丁巳阿拉克岱爾會計河南西諸官府金穀用深刻吏設羅織百四十有二條諸官無所逃禍時莽噶以國人免史公以大將黜一意在公人為之懼公安命自若無異平時屢鞫人于前欲令侵公竟不能汙以私每詣渠辨析案凴致渠怒公端立拱竢怒已復辨如初果得有勒償物上知無罪代還之其處置有如此者是年上得懷孟為湯沐之邑俾揔管郡事王師南代擢江淮荆湖經畧使方渡大江圍武昌武昌守將傳賈似道語請一近侍相見公慷慨請行上諭曰汝登城坐立必向我視彼月城築否望我旂動當還三千卒送至城公奮身直上

太尉宋京坐軍中白刃環列揖公曰北朝不進我朝歲
貢銀絹二十萬疋割江為界俾南北生靈息肩何如公
曰上駐濮州未拜旂時汝國遣行人來訉尚可今已渡
江江南之地悉為我有何為出此言賈安在將與面語
畧有如此者庫申上登寶位建元中統升燕京等路宣
慰使都城新供蜀兵府藏空竭手校簿書得豪貴侵盜
通負錢數萬計乘興北征民不擾而軍用足立中書省
拜平章政事制有素閑朝政久輔朕躬柱石廟堂經綸
邦國之語中外鼓舞百度一新其毗賛有如此者二年
燕大都督管領諸軍三年李璮叛從宗王哈必齊往討
行山東等路中書省事庶旨蒙古漢軍聽其節制迄其
事未嘗語人璮入濟南進兵圍城餉饋不給其變叵測
公稅近地二十四里內居民麪米羊豕以濟越三日運
軍始至繼則史開府勲同主兵仍領其頒悉心協力遂
平璮其權變有如此者至元改元官制行加榮祿大夫

分省併郡縣轉官吏所臨河南大名鄜耀懷孟彰德諸路壤地最大事務最夥不三閱月同他省報四年改中奉大夫樞密副使與情為公欝公處之甚安其明達有如此者六年宋荆湖制置吕文德遣人約降詔以公馳馹鹿門　山與都元帥阿珠議可否俄同行帥府我軍圍襄樊宋大將夏貴領兵五萬沂流來援造阿珠卧疾新野漢水暴發山下營屯漲沒幾盡公防貴夜入禁將士不得譁選精騎據要衝分舟載物達曙乃定撫循諸軍衣不解帶七晝夜忽月下望貴船欲東公領單騎出鹿門山行深林汙溝一舍許後兵方至伏道左奪舟五呼聲大作南軍遂遁走使人襲貴貴振懾不敢動詰朝阿珠率諸將追騎兵公率水軍萬户解汝楫追舟師及虎尾洲合戰貴僅脱士卒死者十六七獲戰艦五十一生擒將士三百餘人其智勇有如此者會高麗樞密林衍擅廢國王王植立女弟安慶公詒趣公自襄漢迴授資政大夫中書左丞行東京等路中書省興師問罪師次

襄平公遣使密奏麗國避兵江華島餘四十載雖云臣
貢終莫肯出致柄臣恃險擅王位王寔何罪衍今憂畏
而死王有意出島臣等降詔許率兵護王還國然後遷
島之官吏兵民一舉而兩得矣上可其奏始軍島傍島
因山繚海城五百餘里建却敵樓櫓三之一乃宣布德
音申明號令不戮一人亦無秋毫犯而島人悉還一如
先所言其籌畫有如此者東歸改資政大夫中書左丞
尋遷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同列非其人憂深慮重
食少事煩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薨于位九月六日葬大
都宛平齊賈村北原春秋五十有七夫人二同郡張氏
隆安富珠哩氏中宮甚愛重俱賜冠帔子男二長仁榮
奉訓大夫同知歸德府事與人交無畦畛不以宰相子
自居次仁恭集賢院直學朝列大夫云為舉措殊有父
風皆後公若干年卒女二人俱適胄族男孫二慶孫順
孫女孫六素哥荼哥彩哥宜彰巧彰壽彰姓男二仁勇
仁穀姓孫四進達遠遠公天資英爽風稜孤峻美鬚髯

正衣冠望之似不敢近跡其心至坦夷平居寡言語與
論政事必反復詰難不少休玉音有秀才舌之稱人善
則揚自己無慍或託之事初若不經意審當理合義入
奏必朝語縷悉之又有出人望外者既可見其人不求
知生平喜詩什尤刻意吏學以經濟為己任奉命即前
艱險不憂盡忠報上怨謗不恤故動符聖意澤被生民
為多重然諾無泛交篤於故舊如上黨宗客寓道館于
家出處不須臾離至一粒無不脩人多義之自弱
冠遭陰出入將相功高名重歿于牖下是公之才德加
人幾等矣葬後十六年夫人富珠哩氏持宗寧容所作
銘并遺事來屬曰吾平章去世已久雖埋銘無以表其
墓未及請謚故也今二子繼殞諸孫俱幼第恐日就泯
沒抱終天之痛幸紀述之其舊登公門受知不淺義其
敢以蕪顋辭異時錄功臣舉褒典贈官賜號當有名筆
大書不一書姑擴寔而述廢幾有考焉銘曰

天祐聖元篤生俊賢麟走鳳騫公抱簡編台赴上前人

莫有肩六卿揔焉使星炯然于汴于燕渡江之先鄂墉孔堅平登而還飛龍在天乃慰乃宣乃付相權七十二泉汙為盜淵談笑洗湔併郡調官副樞曷愆安于左遷鹿門月懸虎洲浪掀奪彼戰船麗衍擅專王復島捐不勞戈鋋歸來雪顛入省病纏計音駭傳文武才艱或得一偏獨公兩全出則櫜鞬入則貂蟬將相聯翩玉泉南壖衆山回旋拱木蒼煙樂石斯鐫樹之於阡垂裕千年

西巖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西巖集卷二十

元　張之翰　撰

碑銘

故文林郎安吉州錄事叅軍葉公墓誌銘

至元癸巳冬十一月丙辰文林郎安吉州錄事叅軍葉公壽七十六卒於家越明年孤子箕孫等從治命用某年某日葬湖州烏程縣上元鄉上湖塘光塋之側前期狀元寔來乞銘且云先人瞑目時呼諸孤囑之曰死生

之託惟我郡侯西巖公最知己此疾必不起當求文以識其墓雖在九泉感德不淺余義不敢辭乃掇平生大者而撰次之公諱汝舟字濟川姓葉氏其先建寧浦城人由七世祖字安吉終吏部尚書贈少保華亭開國侯子孫遂家華亭曾祖鑄朝請大夫湖北安撫司叅議祖徵將仕郎父萊隱居不仕母孺人周氏公少奇穎力學而敏郡諸生試有司頭角嶄然常居其上宋淳祐中登詞科選進士第調慶元鄞縣尉以薦者力改池州司理尋授饒州永平監母憂不赴居無何浙西倉司舉為江灣鹽場及代除安吉錄曹國朝混一提舉松江儒學不閱歲而退同鄉賢水北衛公主義塾塾有莊凡教俊秀化良善廩困窮救患難使此風行於當時公賛成為多徒四壁立未嘗一日廢書六經諸子而下無不讀尤邃史學著史記通鑑筆義若干卷詩詞嚴文亦不苟有野渡稾藏於家晚歲喜作扁牓大字至揮灑得意處與張即之無辯自余知松江訪郡之前進士秖公一人在每

簿書錢穀之餘聽其評古今而論人物歷歷使人忘倦方學校議貢舉之法考程試之文而公已捐館此士論所以深悲而痛惜也妻宋氏先公卒子三人箕孫裘孫鼎女二人長適錢節僉之子大端次適夏福孫女孫二圓壽圓奴嗚呼若公者可謂位不究才者也是以銘銘曰

蚤由科第今足以發身老於才學今不足以療貧其抱負山海今所試纔細流與微塵何山磷磷今其水沄沄埋骨於山水之間今有不亡者存後之人今徵此刻文

行狀

王君行狀

君姓王氏諱政其先上黨人後仍宋亂徙相之臨漳遂家焉祖庭父元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李氏君生于太和辛酉年九十一以疾卒於家至元七年五月二十有七日也娶呂氏有子曰可道提刑按察司事孫默後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令史君

天資謹厚器宇恢宏當貞祐版蕩為父所携至陳之項城縣時河南迫隘不即生君甫十八獨于縣之梅亭里置田千餘畝應縣首户凡佃客不下數十輩有幼而壯壯而老不忍相棄去者然人遭歲計之難多仰給于君亦君得家翁之體能悦服于人而致如此其多如此其久也壬辰汴梁破人皆北渡君輒鬻家之産以濟貧病仍以二車載鄉里不能全活者至晶其妻徒行及河車為守渡官奪去君乃還相下回看曩昔之田園已無餘葉遂作往來之商賈積有豐貲皆始父嗜飲觀俳不作治生計日招邀友舊或暢情自遣以蕭散優游為樂君每出必默留親書數帖為酒飲家之據還則會計之八秩慶畢而逝母氏河南亂病卒寄柩荒村居記其里名相其地形瞑目自禱曰政他日若不死必當取母骸以葬後甫定果如前言事繼母尤孝母亦盡其慈愛方融融怡怡之際雖鄰里鄉黨不言不知為前子後母之有異也晚年猶務恒產雖財雄城市亦未嘗輟居財計故又

于臨漳唐宋闕土田立市肆皆不勞而成瀕河地淤艱于鑿井唯君至之明年首穿一井井隨甃則隨塌乃壓二甃者于其間有曰井底就龍者一則忘之矣人運其甃自丑及辰方出二人亦無小傷後竟堅成之由是居人便於灌溉得供蔬食之甘行者飲以清涼得解暑途之苦一社之中至今稱之曰此王公井寔一段愛人之迹蹟也予可與自幼喜讀書君嘗戒之曰吾不幸生長亂離中以致南奔北走易農作商雖不敢外乎四民之列竟不能以儒術起家是所恨也故不忍再置汝于販鬻間汝當力學以成我志遂從府教劉梨莊學弱冠各有聲其詩文議論往往為輩行推許君又恐其師友之不廣交游之不多故每至則必待待則無不歡如龍溪孟內翰先生應台過相相之諸君相陪者固多後稍稍意怠君惜其貧獨飯奴蔕馬于其家臨行又以禮贐仍遣可與送至大名而還其于鄉中文人勝士與子游從者周卿可知議者咸以可與齒髮方銳富貴未涯而天不

假君之年使至耋期得盡其榮養為可憾夫廣梅亭之田優于治家也載河南之人能於濟衆也留酒家之券順于奉顔也記荒村之襯哀于舉喪也穿唐宋之井善于創物也就梨莊之學明于教子也奉龍谿之金尊于餽賢也有一于此尚宜不泯矧兹備具言可已乎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安陽之城村將求文以誌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謹狀

祭文

祈晴祭文

官民所繫租稅為先不遇晴明將何變納今限期之垂盡遣詹雨之相妨在船者苦其霖霪赴倉者病其泥淖某等催科政拙責重憂深用瀝丹忱願祈靈貺掃頑雲而收積潦升旻日而耀長安蒙其休吏免其咎神功永賴敢忘歸誠

祭厤文

維元貞元年十月某日朝列大夫松江府知府兼勸農

事張其率華亭縣尹柴琳脩竹鄉四十二保王曄等以
羊一豕一投滅山湖之水與蚤食而祭之曰天地生物
各有攸居先王時山澤蟲蛇及惡獸害吾民者必驅除之
乃已松江海之口滅湖水之心蚤之涎育變化此固其
所然自去歲以來過湖者或見竹浮或見木沉取之輒
死諸水前後已數人矣故歸罪于蚤蚤雖化也在淮為
蛤在海為蚤其氣可以衆樓臺其文可以飾尊罍後之
說者又以蚤為龍蛇之類有角背鬣皆紅蓋神之也今
明天子嗣位山川百神罔不奉命既無天官蕩其味又
無地官致其用蚤宜安潛潭而伏窟宅乃害人以死是
飢而食之以充口腹乎怒而覆之以張威靈乎皆所未
知蚤獨不聞水族之害莫如蛟鱷昔董奉除蛟以符佽
飛斬蛟以劒聶愈鱷鱷以文陳堯佐捕鱷以網余郡牧
也豈有坐視民罹其害而不問耶且滅之水近吳松通
大洋吾今與蚤約使蚤有知聽郡牧之言徙于江徙于
海可一日而至也果冥頑不靈則余取前人去蛟鱷例

雖無雄文與夫靈符有巨網長劍二者在不得不與蜃一決余恐聽之不審復告之以辭曰水之險曰澱湖兮湖之惡有蜃居兮漂枯竹與朽株兮見則覆舟以隕軀兮哭父母而號妻孥兮嗟嗟死者復何辜兮余受命守土寧不憤渠兮乃投之一羊一豬兮期于遠徙不留須臾兮還此水為坦途兮能從吾言庶免爾屠兮但見波平風定有物為吐氣者之前驅兮

祭樂御史先生文

嗚呼夫士見稱於世者上乃為材德次乃為文章獨公文德二者皆具此所以馳聲問而騰光輝其持身也正其處心也良其立志也大其養氣也剛其接物於內也則春風和氣其臨事於外也則烈日秋霜真一代端奇之士迥乎拔其俗而異其常也昔者獻長揚之賦分仙桂之香小試一邑德澤雨滂佳氣百里熙熙洋洋牛刀武城故稱其治而能最于河陽及其入為御史落落堂堂豸冠巍峩愈露鋒鋩秋鴈寒鶚立峭行昂神讋鬼驚惡

伏姦藏是以肅清於京都振動於巖廊觀其持守聽其謨斷謂將進而大用或當執國政而提國綱者矣若之何忽時乖而運左值地老而天荒乃流寓於燕趙弗從世而徜徉蔑王侯輕富貴嫉諂諛懷剛腸以經傳而自娛雖老釋而不忘方潛心乎樂易等萬物於粃糠遽拳攣其一病竟莫愈於膏肓嗚呼時命不臧天道冥茫胡為乎使公不壽而康也哉嗟嗟公之逝兮蟠逸氣而不張蒼生為之望絶兮士林為之慘傷矧余生忝鄉梓兮亦嘗齒青衿之行失趨喪以祖道兮磁隔邢襄痛幽明之遽異兮涕沾其裳酹鴛水之悠悠兮鵲山蒼蒼仰英靈而莫覿兮徒熱中以彷徨噫嘻吁尚享

西巖集卷二十